

如何看待穆斯林社會中 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 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分析

黃旻華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本文藉由八個穆斯林國家的調查資料，來探索政治伊斯蘭在穆斯林世界受到普遍支持的原因。結果發現，在個體層次上，不管就態度或行為層面來說，伊斯蘭信仰確實是政治動員的利器，然而伊斯蘭教政黨的興起，反應了民眾對於執政者的不滿，因此將伊斯蘭教政黨的興起全歸因於文明的衝突並不公平。進一步從總體層次來分析，發現國家的經社或政治狀態是影響政治伊斯蘭民意支持的主因，這意味伊斯蘭信仰不必然代表非理性的意識形態，而可能是另一種政治系統的選擇，也因此，協助穆斯林國家發展健全的治理能力是化解西方與伊斯蘭世界衝突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政治伊斯蘭、中東政治、宗教與政治、政治文化

壹、前言

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社會內部對於伊斯蘭教的看法就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於保守的右派人士而言，儘管在評論時會避免將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信仰劃上等號，但不免可從字裏行間嗅出對伊斯蘭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

態之憂慮。¹ 對於自由派人士來說，伊斯蘭作為一個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張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訴求，不管基於保障基本人權或避免激化宗教對立，都應將那些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恐怖份子，視為是少數偏激的異類，而這些人的行為與宗教本身是完全不相干的。² 對於美國社會內部的穆斯林來說，多數人強調伊斯蘭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宗教，而中東許多問題的本質在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失當，過度偏向以色列的立場，並且支持那些殘暴的世俗獨裁政權；因此，類似像九一一的恐怖活動，其實是錯誤的中東政策造成之不幸結果，雖然暴行絕對要予以譴責，但根源值得同情，而真正伊斯蘭的信徒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動。³ 最後，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隨著各項國土安全措施的實行，以及

- 1 Daniel Pipes 是學者中持這個立場的鮮明代表，他公開表示美國所面對的敵人不能泛稱是恐怖主義，而應該確切的說是「伊斯蘭主義者」的恐怖主義，他強調美國社會不該再為了政治正確而避談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的關聯，他甚至認為解決中東問題的唯一方法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獲得全面的軍事勝利。Pipes 目前擔任「中東論壇」(Middle East Forum) 智庫的主任，也是「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的董事會成員之一，該所是一獨立聯邦機構，董事會成員由美國總統提名，送交參院確認。關於 Pipes 上面的談話，可參考 Daniel Pipes, "It's Not Just Any Terrorism, It's Islamist Terrorism." *Globe and Mail*, Jul 27, 2004, Page A15,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servlet/ArticleNews/TPStory/LAC/20040727/COPIPES27/TPComment/TopStori>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以及 Michael Scherer, "Daniel Pipes, Peacemaker?" *MotherJones.com*, May 26, 2003, http://www.motherjones.com/news/update/2003/05/we_420_01.html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 2 美國學界有許多學者大聲疾呼民眾和政府不要將伊斯蘭污名化，其中 Mark Tessler 進行了一連串中東地區的實證研究發現，在穆斯林心中，伊斯蘭信仰與民主以及和平的價值是完全相容的，沒有理由因為少數的事件，來將伊斯蘭與負面的反民主和反和平態度連在一起，請參考 Tessler and Nachtwey, 1998; Tessler, 2002; Nachtwey and Tessler, 2002; Tessler, 2003。
- 3 根據美國密西根大學最近針對阿拉伯裔移民的研究 (Baker, et al., 2004)，69%的阿拉伯裔移民認為九一一是最少數恐怖份子的極端信仰所造成的，同時 55%也認為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問到九一一是不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信仰的衝突所造成的，只有 22%的人同意，而問到九一一是不是與美國所提倡自由民主和男女平權的價值有關，也僅有 22%的人同意。這說明了，多數美國阿拉伯裔移民認為九一一不是宗教信仰之爭，也非西方和伊斯蘭價值之爭，而是少數偏激份子所為的犯罪行為，並且與美國不當的外交政策相關。此研究結果於 2004 年 7 月 29 日公布，相關資料可從密西根大學網站或下面的網址取得 <http://www.umich.edu/news/Releases/2004/Jul04/daas.pdf>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新聞媒體的廣泛報導，印象上往往會將恐怖份子與伊斯蘭教連上某種關係，因為多數報導中恐怖份子嫌疑犯都是穆斯林，所隸屬的團體都宣稱是基於伊斯蘭信仰而行動，加上美國旅客或僑民在伊斯蘭教國家中遭遇人身攻擊的意外時有所聞，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形成美國民眾對於伊斯蘭教的負面觀感。⁴

上面所述，旨在點出美國社會內部看待伊斯蘭信仰的複雜性，不是單純將所有美國人視為反伊斯蘭或扭曲伊斯蘭就可以正確描述的，正如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穆斯林社會一樣，美國社會對於什麼是伊斯蘭信仰、什麼人的詮釋才能真正反映伊斯蘭信仰的本質、什麼樣的政治觀和國際觀才是好的穆斯林要有的、以及怎麼樣調和現代生活與伊斯蘭教規之間的衝突等議題，都有不乏深度的討論，我們不該過度簡化而驟下印象式的結論。在這些議題中，穆斯林對於政教關係的態度，一直是美國學界十分重視的議題，其重要性可以由三方面來看：首先、由於近來一連串的恐怖活動皆與伊斯蘭教激進團體有關，使得西方社會對於伊斯蘭信仰究竟是單純的個人宗教選擇，還是灌輸反西方意識形態的政治工具，充滿了懷疑。其次、從最近許多穆斯林國家的選舉結果可發現，以政治伊斯蘭作為主要政綱的政黨或團體都有不小的成長，這是否代表了穆斯林社會對於西方國家在中東問題上的不滿，還是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釋。最後、如果伊斯蘭信仰的確是政治動員強而有力的工具，而伊斯蘭教政黨的興起又是可見的趨勢，那對政治發展與國際關係的啟示為何？上面這些問題都顯示了，了解人們在穆斯林社會中為什麼會支持政治伊斯蘭的主張，尤其是對於宗教納入政治生活中的期待，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

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半由歷史、哲學、或社會觀察的角度切入，而鮮少有使用量化途徑的研究 (Bill, 1994; Hudson, 2001)，這一點正觸發了作者撰

4 根據 2002 年 4 月份一項針對美國民眾對於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看法的調查 (Royer, 2002)，38%認為伊斯蘭教鼓勵盲從式的信仰 (fanaticism)，20%認為不確定，只有 42%的人認為不是；但問到伊斯蘭是不是一個和平的宗教，57%認為是，只有不到 30%認為不是；有趣的是，該研究發現美國人對於伊斯蘭信仰的看法比英法兩國人民還正面，不過問到為了國家安全，希不希望可以針對穆斯林來採取特別措施，有半數以上的人回答希望或願意接受這種做法。相關資料可從下面的網址取得http://204.187.100.80/english/special_report/opinion2.pdf (擷取日期：2004 年 9 月 3 日)。

寫本文的動機，即藉由穆斯林國家的民意調查資料，透過科學方法的分析，來找出客觀的經驗證據，有系統的來理解和詮釋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希望能夠在政治文化的領域中有所貢獻。本文下面分成五節，首先是討論政治伊斯蘭的概念以及三個主要的解釋說法，其次分別討論個體和總體層次的實證結果，再來是針對兩層次的實證結果提出一個系統性的看法，最後則是結論。

貳、政治伊斯蘭的概念界定和解釋說法

嚴格說來，政治伊斯蘭的概念是非常複雜的，因為不同教派、不同宗教領袖、不同國家的歷史經驗、以及不同政治生態和政教關係的互動，都會影響到人們對於何謂政治伊斯蘭的看法。⁵ 在政治學界，特別是那些關注跨國和跨文化比較的學者來說，雖然充分意識到任何一個界定「政治伊斯蘭」定義的提出，勢必遭受到文化研究者從宗教教義、哲學或歷史觀點的批評，但為了將「政治伊斯蘭」的概念能夠一般化成為跨宗教比較的主題，會傾向從態度和行為兩層面抽離出相同的元素，以作為比較時的基準。⁶

在態度層面，本文界定政治伊斯蘭是在穆斯林社會中一種對於宗教權威能夠指導政治生活的信念，廣義而言，這裏所指涉的宗教不限於伊斯蘭教，而舉凡能夠代表宗教權威的人事物，只要民眾認同其具有影響政治事務的正當性，就是所謂的「政治化宗教傾向」(religiopolitical orientation)。「政治

5 許多學者在引用政治伊斯蘭的概念時，指涉的是「國家伊斯蘭化」的主張，並以回教法(shari'a)的實施為核心指標。然而這樣的定義過於嚴格，因為主張全面以回教法來取代世俗法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也不是每一個主張政治伊斯蘭的人都熟知回教法，因此若以本質式的定義來界定（即從經典討論中來找出真正的政治伊斯蘭定義），在實證研究上恐怕也與民眾認知不符，所以本文採較為寬鬆的定義，只要是認同伊斯蘭信仰可以來對政治事務有所影響，某種程度就是支持政治伊斯蘭。關於政治伊斯蘭的定義，請參考 Hafez, 2003, pp.4-6。

6 對於政治伊斯蘭的關切，過去都是集中在兩點；一是類似像 1979 年伊朗革命後的何梅尼政權或是阿富汗在 1996 年之後的塔里班政權，嚴格實行回教法治國的政治現象，二是在伊斯蘭社會中，許多以宗教之名而對婦女在人權上的侵害，以及反西方社會及其價值觀的聲浪。這兩點都關乎到行為和態度層面，也就是政權的權力轉移以及民眾對於伊斯蘭作為一種政治藍圖的支持。

化宗教傾向」越高，越支持宗教權威來影響政治，反之，則越支持宗教權威對任何政治事務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場。⁷

在行為層面，本文是以民眾對於伊斯蘭教政黨的投票意向作為指標。儘管在不同國家中，伊斯蘭教政黨的屬性、當權者與之的關係、以及民眾對其感受和認知都不一樣，但共通點是在這些穆斯林社會中，所謂伊斯蘭教政黨都主張將政治事務置於伊斯蘭信仰的框架下，由宗教原則來指導政治體系的建構和決策的制定，比方說主張實行回教法來取代世俗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此，在投票意向上越支持伊斯蘭教政黨，越有可能是認同其強烈的「政治化宗教傾向」，也就是同意宗教權威在政治上有較大的影響力。⁸

如果政治伊斯蘭的概念，如上所述，是指政教不可分離的期待，那麼這個概念不該是伊斯蘭教所獨有，應該在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出相同的概念。這麼一來，本文特別以伊斯蘭教作為研究的範疇，似乎讓人覺得作者在立場已經預設了民眾對於政教不可分離的期待，只是穆斯林社會中的獨特現象，甚至是有「西方中心論」的偏見，將伊斯蘭教視為是傳統落後的象徵。對此，本文將這個議題當作經驗上可檢證的社會現象來看，如果穆斯林社會中的「政治化宗教傾向」真的比其他國家來得高，那麼研究者所該做的是解釋這個現象，而不是去否認它的客觀存在。

基於這樣的觀點，本文利用了政治學界知名的「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資料庫中四個測量民眾對政教關係看法的問題，⁹ 來檢證是否「政治化宗教傾向」真的在穆斯林社會是比較高的，結果如表 1；此外，由於本文焦點不在方法論層次的討論，因此關於技巧上的說明，請見附錄一。

7 過去以相同的界定來進行的研究，請參考 Tessler and Nachtwey, 1998; Tessler, 2002。

8 本文對於伊斯蘭政黨的界定，是採學者在進行選舉研究時的分類，以及作者對於所選國家內部政治的了解來界定。關於世界各國選舉的資料，下面兩個網站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可供參考，<http://www.electionworld.org>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http://psephos.adamcarr.net>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9 「世界價值調查」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 Ronald Inglehart 所主持的跨國調查研究，目前已經進行了四波，分別是在 1981、1990、1995 和 1999-2001 年，遍及世界 81 國或地區，網址為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表 1 「政治化宗教傾向」的跨國比較
(二分變項的心理測量量表，最小值是-0.63，最大值是 1.65)

| | | | | | |
|-----------|--------|-----------------------|-----------|--------|------------------------|
| 1. 埃及 3* | 1.1307 | 伊斯蘭教 | 34. 希臘 | .0874 | 希臘正教 |
| 2. 埃及 4 | 1.0638 | 伊斯蘭教 | 35. 白俄羅斯 | .0386 | 東正教、天主教 |
| 3. 奈及利亞 | .9784 | 伊斯蘭教(50%) 基督教(40%) | 36. 斯洛伐克 | .0318 | 天主教 |
| 4. 伊朗 3* | .8899 | 伊斯蘭教 | 37. 馬其頓 | .0002 | 東正教 |
| 5. 菲律賓 | .7512 | 天主教 | 38. 立陶宛 | -.0135 | 天主教 |
| 6. 約旦 4 | .7503 | 伊斯蘭教 | 39. 越南 | -.0157 | 佛教、天主教、 道教、基督教 |
| 7. 摩洛哥 | .7135 | 伊斯蘭教 | 40. 保加利亞 | -.0372 | 東正教 |
| 8. 坦尚尼亞 | .6533 | 基督教、伊斯蘭教 | 41. 蒙特內哥羅 | -.0387 | 東正教 |
| 9. 辛巴威 | .6259 | 基督教、伊斯蘭教 | 42. 加拿大 | -.0619 | 天主教(47.3%) 基督教(36%) |
| 10. 南非 | .6128 | 基督教 | 43. 西德 | -.0908 | 天主教、基督教 |
| 11. 約旦 3* | .5982 | 伊斯蘭教 | 44. 波蘭 | -.1135 | 天主教 |
| 12. 阿爾及利亞 | .5871 | 伊斯蘭教 | 45. 愛爾蘭 | -.1335 | 天主教 |
| 13. 烏干達 | .5809 | 天主教、基督教 | 46. 奧地利 | -.1517 | 天主教 |
| 14. 印尼 | .5803 | 伊斯蘭教 | 47. 南韓 | -.1591 | 佛教、基督教、 天主教 |
| 15. 波多黎各 | .5386 | 天主教 | 48. 愛沙尼亞 | -.1721 | 基督教路德教派 |
| 16. 委內瑞拉 | .5329 | 天主教 | 49. 北愛爾蘭 | -.1809 | 天主教、基督教 |
| 17. 巴基斯坦 | .5099 | 伊斯蘭教 | 50. 匈牙利 | -.1816 | 天主教 |
| 18. 羅馬尼亞 | .4798 | 東正教 | 51. 義大利 | -.1866 | 天主教 |
| 19. 摩爾多瓦 | .4745 | 俄羅斯東正教 | 52. 波士尼亞 | -.1866 | 伊斯蘭教、東正教、 天主教 |
| 20. 土耳其 | .4507 | 伊斯蘭教 | 53. 盧森堡 | -.1975 | 天主教 |
| 21. 馬爾他 | .4144 | 天主教 | 54. 芬蘭 | -.2247 | 基督教路德教派 |
| 22. 美國 | .3349 | 基督教(56%) 天主教(28%) | 55. 英國 | -.2500 | 英國國教派 |
| 23. 孟加拉 | .3301 | 伊斯蘭教 | 56. 西班牙 | -.2513 | 天主教 |
| 24. 墨西哥 | .3002 | 天主教 | 57. 比利時 | -.2715 | 天主教 |
| 25. 烏克蘭 | .2832 | 東正教 | 58. 東德 | -.2869 | 天主教、基督教 |
| 26. 阿爾巴尼亞 | .2334 | 伊斯蘭教 | 59. 冰島 | -.2971 | 路德福音教派 |
| 27. 智利 | .2302 | 天主教 | 60. 斯洛維尼亞 | -.3052 | 天主教 |
| 28. 印度 | .1738 | 印度教 | 61. 瑞典 | -.3261 | 基督教路德教派 |
| 29. 阿根廷 | .1348 | 天主教 | 62. 荷蘭 | -.3272 | 天主教 |
| 30. 俄羅斯 | .1256 | 東正教 | 63. 法國 | -.3405 | 天主教 |
| 31. 克羅埃西亞 | .1085 | 天主教 | 64. 捷克 | -.3729 | 天主教 |
| 32. 塞爾維亞 | .0970 | 東正教 | 65. 丹麥 | -.4452 | 基督教路德教派 |
| 33. 拉脫維亞 | .0904 | 天主教、基督教 路德教派 | 66. 日本 | -.4459 | 神道教 |

* 除了埃及、伊朗和約旦有「世界價值調查」的第三波測量外，其餘的測量值都是第四波的。
各國宗教別的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mp.asp>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其中烏干達、波士尼亞兩國資料來自 CIA World FactBook 2004，網址如下：(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測量「政治化宗教傾向」程度的資料來源：「世界價值調查」。
應用軟體：TESTFACT 4.0

如表 1 所見，在資料可得的 66 個國家或地區中，很明顯的，「政治化宗教傾向」的確在穆斯林社會中是比較高的，這可以由 12 個伊斯蘭國家都排在前 26 名可以看出，至於信仰其他三個主要宗教的國家（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平均而言，「政治化宗教傾向」都遠低於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結果如表 2。

表 2 不同宗教別的「政治化宗教傾向」之差異
(僅取單一宗教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來比較)

| 宗教別 | 均值 | 國家數 | 標準差 | 極小值 | 極大值 |
|------|--------------|-----------|--------------|--------------|--------------|
| 伊斯蘭教 | 0.653 | 12 | 0.273 | 0.233 | 1.131 |
| 天主教 | 0.009 | 22 | 0.326 | -0.373 | 0.751 |
| 基督教 | -0.157 | 7 | 0.351 | -0.445 | 0.613 |
| 東正教 | 0.164 | 9 | 0.203 | -0.039 | 0.480 |

表 1 和表 2 的結果確立了本文研究主題的事實基礎，也就是穆斯林的確比較認同政教是不可分離的，可能的解釋原因，本文將從社會心理學、理性評估說和現代化理論三種說法來進行討論，以作為接下來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

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伊斯蘭象徵著一個強烈的道德圖騰，特別在今日的穆斯林世界，雖然過往殖民和獨立的歷史經驗並不盡然相同，但共同的信仰提供了同情彼此和認知世界的主觀基礎，也就是一個好的社會必須回歸伊斯蘭教義的規範，而西方的世俗法律體系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在許多虔誠的穆斯林心中，正是政府無能和道德淪喪的根源，甚至視其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企圖將國家去伊斯蘭化。¹⁰ 因此伊斯蘭相對於世俗主義不但在道德上是對與錯的鮮明對比，也是凝聚穆斯林世界不同種族、教派、階級、政治立場的共同語言，並且它提供了穆斯林所認同的「宇宙觀」，同時亦滿足

10 在 Barnett, 1998 的研究中，他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互動，視為一場爭辯「阿拉伯主義」(Arabism) 內涵的競賽，誰能夠取得發言權並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共鳴，那麼在「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 的場域就佔有優勢，其中論述的提出、敵我的界定、認同的塑造在競賽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了穆斯林對於「我群」認同的心理需求，上面所述的理由，可歸納出一個源自於社會心理學的假設，即個人宗教虔誠度越高的穆斯林，其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也越高。

從理性評估說的觀點來看，穆斯林「政治化宗教傾向」的高與低，其實反映了他們對於現今政治體系及當權者施政的滿意程度，如果世俗政黨是執政者，但民眾對其政績非常不滿意，特別是社會經濟惡化，政府專制獨裁，又強力壓制甚至迫害反對勢力時，政治伊斯蘭當然成為另一個較為吸引人的政治選擇；¹¹ 同理，如果執政者當中包括了伊斯蘭教政黨，但其政績同樣不令民眾滿意，此時政治伊斯蘭不再等同於解決國計民生的理想政治藍圖，反倒基於責任政治的考量，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會下降。因此上面的討論可形成一個基於理性評估政府的假設，即民眾對於世俗執政者的施政滿意度越低，其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越高，但如果伊斯蘭教政黨是在朝的身分，則兩者的關係由反向變成正向。

從現代化理論來說，伊斯蘭信仰在傳統的社會中代表著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宗教權威，對於民眾的規範不僅是政治層面，舉凡各種生活上的細節，包括食衣住行育樂，都有世代流傳下的規範要遵循，特別是多數的穆斯林國家在各種經濟發展指標上，其實都屬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的層次，因此現代化的進程仍在從集體主義和服從權威的文化上，轉變成個人主義和尊重多元價值的階段中。¹²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眾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反映的是其個人價值觀的現代性程度，不見得與其個人宗教虔誠或對於政府施政的理性評估有所關連，也因此，現代化理論亦可提供另一假設，即民眾的基本價值觀越傾向現代化，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則越低。

上面對於政治伊斯蘭所提出的概念界定和解釋說法，無可諱言，都是偏向行為主義式的，也是服膺於實證主義傳統的典型寫作格式。然而作者要強調的是，本文並沒有意圖去否定歷史、哲學、或其他質化方法的討論，也承

11 有關這點可以進一步參考 Tessler and Grobschmidt, 1995 之實證發現。

12 關於這個論點，Casanova 認為現代化發展會造成社會「分殊化」(differentiation) 的程度變高，使得宗教在現代生活中逐漸失去重要性，結果是人們不再像從前信仰得那麼虔誠（世俗化），而宗教的影響力也退居到私領域之內（私人化），請參考 Casanova, 1994。

認實證研究在深度上所具有的侷限性，但有鑑於相關實證研究的極度缺乏，作者認為這樣的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

參、個體層次的實證發現

爲了要測試上面三個說法到底在經驗上可不可信，作者在依變項上使用兩種不同的測量，態度層面是依照附錄一所述的心理測量學方式，¹³ 行爲層面則利用受訪者在「世界價值調查」中對於伊斯蘭教政黨的偏好，形成四分的順序類別變數（ordered categorical variable），即伊斯蘭教政黨是「最受支持」、「第二支持」、「介於第二支持和最不受支持之間」和「最不受支持」的政黨。在自變項上作者使用了三個主要的解釋變數——「個人宗教虔誠度」、「社會滿意度」和「現代性的態度」，來分別對應於社會心理學、理性評估說和現代化理論三個說法，如果都成立的話，個人宗教虔誠度應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成正向關係，而社會滿意度和現代性的態度應與之成負向關係。至於伊斯蘭教政黨如果參與執政聯盟，則會改變社會滿意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共變關係由負向變成正向，這會由模型中伊斯蘭教政黨在朝或在野的身分以及社會滿意度的交叉項反映出來。

除了上述四個自變項之外，另外還有五個控制變項來排除背景因素所可能解釋的依變項變異，包括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短期經濟狀態、主觀的階級認知，爲了區分個體層次和國家層次的變異以進行兩層次的交互推論，本文在個體層次的模型上，採用對每個國家各變數均值做「中心化」（centering）的處理，先將組間變異去除而得出純粹由組內變異所產生的共變關係，¹⁴ 而對於抽樣結果與現實人口結構比例不符的問題，也分別在兩層次

13 由於「宗教領袖可不可以影響政府決策」（V203）此問題在許多穆斯林國家資料並不可得，所以這裏只用了附錄一中的其他三個問題來形成依變項的態度層面測量。

14 「中心化」的作用是決定跨國比較的基準點，比方說，當我們在比較美國和台灣某兩位工人每週的工作時數時，若用絕對值來比較，則美國工人的時數可能遠低於台灣工人。可是如果先將美國和台灣工人的時數減去兩國各自的平均值，我們可能會發現此位美國工人在其社會中工作時數相對是較長的，而那位台灣工人在其社會中工作時數相對上是較短的。在這個例子中，「中心化」之前的比較包括了「組間變異」（美國社會平均的工作時數遠低於

做了對應的加權處理。

由於解釋的對象是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因此在「世界價值調查」中只有 12 個國家樣本可得（如表 1 中粗體字所示），但基於心理測量學方法需要大樣本才能適用，¹⁵ 加上政治伊斯蘭的議題在阿爾巴尼亞國內並無顯著的重要性，所以在態度層面的模型中只有阿爾及利亞 4、孟加拉 4、埃及 4、印尼 4、約旦 4、摩洛哥 4a、摩洛哥 4b、巴基斯坦 4 和土耳其 4 九個樣本；¹⁶ 至於在行為層面的模型中，受限於投票意向資料的可得性和測量品質，只包括了阿爾及利亞 4、孟加拉 3、孟加拉 4、巴基斯坦 4、土耳其 3 和土耳其 4 六個樣本，以上的阿拉伯數字代表是第幾波的資料。

最後，關於這些樣本在穆斯林世界中的代表性，或許有人質疑這些國家僅代表部分的個案，不適合用來作一般性的推論。在某種程度上，作者可以接受這樣的批評，但強調這樣的批評必須伴隨著精確的指涉，比方說上述的例子因為缺乏像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阿富汗這些被認為是政治伊斯蘭的重要個案，所以是不是有代表性的問題？針對此，作者在附錄二中會對所選個案的代表性進行說明。

表 3 是個體層次的實證模型的摘要，其中包括了各變數測量所使用的問卷項目、測量值的敘述統計、中心化及加權方式，表 4 是態度和行為層面的實證結果。

如表 4 所示，社會心理學的说法在態度和行為層次都得到經驗資料的驗證，個人宗教虔誠度較高的人，不管在態度或投票意向上，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也比較高，這顯示了，伊斯蘭作為宗教政治動員的訴求，姑且不論社會脈絡的不同，大體而言對民眾是非常有影響力的。雖然這個發現似乎提供了美國國內保守派對伊斯蘭進行攻訐的正當性，但從下一節總體層次的發

台灣) 和「組內變異」(兩國工人的工作時數相對於各自社會水準的多寡) 兩部分，「中心化」之後的比較只包括了「組內變異」的部分。

15 由於心理測量學所使用的資訊是「回答模式」(response pattern)，因此所需樣本數較大，一般認為樣本數最好能在 500 個以上，請參考 Embretson and Reise, 2000, p.123。

16 摩洛哥在第四波有兩個樣本，分別是在九一一之前和之後做的，兩者在資料的可得性上稍有差異，因此本文視為兩個不同樣本，不過在總體層次的加權上，會將其權數減半，使得各國的權數一致。

表 3 實證模型的各项摘要

一、各解釋變數在測量時所使用的問卷項目

個人宗教虔誠度

V22 受訪者有提及伊斯蘭教信仰是他們鼓勵孩子在家中學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V147 受訪者提及清真寺是他們非常信任的社會組織之一。

V185 受訪者至少每週參加一次宗教禮拜的活動。

V186 不管我去不去清真寺禮拜，我自認是虔誠的信徒。

社會滿意度

V163 我認為治理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非常好。

V173 我感覺到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在這個國家中是受到尊重的。

V174 我對於目前的執政者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感到十分滿意。

現代性態度（由三項指標來測量，包括男女平權的態度、自由主義的態度、對民主制度的信心）

男女平權的態度

V78 即便是工作難找的時候，我也不同意男人比女人更有權來取得工作。

V118 我不同意男人一般而言比女人更能做好一個政治領袖這句話。

V119 我不同意大學教育對男孩比女孩更重要這句話。

自由主義的態度

V69 我不介意與不同種族的人成為鄰居。

V72 我不介意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成為鄰居。

V73 我不介意與移民或外國勞工成為鄰居。

對民主制度的信心

V169 我不同意民主國家中經濟表現會較差這句話。

V170 我不同意民主是一種沒有決斷力且充滿了無謂紛爭的政治制度。

V171 我不同意民主是一種無法維繫秩序的政治制度。

二、各變數測量值的敘述統計

| 變數名稱 | 均值 | 標準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個人宗教虔誠度 | -0.03 | 0.64 | -1.79 | 0.65 |
| 社會滿意度 | -0.01 | 0.79 | -1.02 | 1.01 |
| 現代性態度 | 0 | 1 | -2.03 | 1.99 |

| 變數名稱 | 均值 | 值域 |
|---------|------|--|
| 性別 | 1.49 | 1=男, 2=女 |
| 年齡 | 3.09 | 1=(≤ 20), 2=(21-30)...7=(71-80), 8=(> 80) |
| 教育程度 | 4.49 | 1=最低程度, 9=最高程度 |
| 短期經濟狀態 | 2.70 | 1=最差, 4=最好 |
| 主觀的階級認知 | 2.73 | 1=最低, 5=最高 |
| 伊斯蘭政黨在朝 | | 僅有阿爾及利亞 4 和土耳其 3 兩個個案, 0=在野, 1=在朝 |

三、中心化及加權方式

中心化方式

1. 以各國家為單元，將測量值減掉該國均值：個人宗教虔誠度，社會滿意度，現代性態度。
2. 以固定數值作為中心化基準：性別（1，男性），年齡（3，31-40），教育程度（7，即完成高中學歷），短期經濟狀態（3，還過得去），主觀的階級認知（3，下層中收入階級）。
3. 未中心化：伊斯蘭政黨在朝，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

加權方式

1. 個體層次將各國資料依「性別-年齡」結構分成六組，依實際人口統計數字來求出每一筆資料的乘數，以符合實際的各組人口比例。這六組的劃分，性別是以男女兩性，年齡是以 40 和 60 歲為界。
2. 總體層次的資料則給予各國相同的權數，當一國有兩波的樣本資料（如孟加拉和土耳其），或者是在同一波調查時有兩份不同樣本時（如摩洛哥），權數則減半。

註：1. 各問卷項目都依所要測量的概念意義，重新編碼成為「正向回答」和「非正向回答」二分變項，然後進行心理測量分析。

2. 三個主要解釋變數的形成，都經過「面向性測試」和「最適項目篩選」的過程後，以二分的心理測量模型來建立出一個連續性量表，單位是相對於個人的能力計分。

3. 關於心理測量方法的使用，請參考 Huang, 2004a.

現來看，這樣的解讀是有問題的。

另一受到經驗資料支持的說法是現代化理論，在表 4 中可以看出，現代性態度越高的人，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就越低，不論是在態度或行為層次都一樣。

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說法有西方中心觀的嫌疑，因為意含著穆斯林社會的文明發展較為落後（現代性態度較低），所以才有表 1 的結果（較高的「政

表 4 個體層次的實證結果

| | 以態度層面的測量為依變項 | 以行為層面的測量為依變項 |
|----------------------------------|----------------------|----------------------|
| 個人宗教虔誠度 | 0.151*** (0.028) | 0.499*** (0.092) |
| 社會滿意度 | -0.0003 (0.013) | -0.356*** (0.055) |
| 現代性態度 | -0.081*** (0.014) | -0.237*** (0.038) |
| 性別 | 0.053 (0.103) | -0.085 (0.221) |
| 年齡 | 0.014 (0.024) | 0.003 (0.057) |
| 教育程度 | -0.019** (0.006) | -0.006 (0.017) |
| 短期經濟狀態 | -0.0005 (0.021) | -0.045 (0.045) |
| 主觀階級認知 | -0.021 (0.011) | -0.040 (0.030) |
| 伊斯蘭政黨在朝 | -0.084 (0.068) | 0.692*** (0.193) |
| 社會滿意度× 伊斯蘭政黨在朝 | 0.028 (0.030) | 0.948*** (0.164) |
| 常數項／ 門檻係數一 | -0.089 (0.084) | -1.160*** (0.272) |
| 門檻係數二 | — | 2.203*** (0.154) |
| 門檻係數三 | — | 2.800*** (0.181) |
| 調整後的 R ² /卡 方模型適合度 | 0.062 | 0.000 |
| 未加權樣本數 | 14186 | 10127 |

註：1. **顯著水準是 $p \leq 0.01$ ，***顯著水準都是 $p \leq 0.001$ 。

2. 表中的數字是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

3. 門檻係數分別代表將四分順序尺度依變項，依不同類別來二分後的常數項。

治化宗教傾向」)，但同樣配合著下一節總體層次的發現來看，會發覺這個質疑是多慮了，事實上現代化理論反而提供了駁斥那些妖魔化伊斯蘭論述強而有力的解釋。

最後關於理性評估的說法，實證結果在態度層面是否定的，但在行為層次卻得到驗證，這個發現看似矛盾，但也點出了一個可能性：政治伊斯蘭在態度和行為層面對於民眾象徵著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態度層面，不管基於什麼原因，民眾或許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要尋求一個道德良善的理想生活，因此不管現在的政府做的好不好，不管伊斯蘭政黨在朝或在野，不管認不認同既有的政治體制，他們主觀上就是希望宗教能夠對於政治場域的事務有主導的力量，也因此，社會心理學和現代化理論分別從道德 (morality) 和服眾 (conformity) 的角度來解釋，都反映了民眾對於政治伊斯蘭在態度上的支持，是一種長期穩定而較為深層的政治意向，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會隨著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滿意與否而有不同。在行為層面，這裏的發現相當符合西方政治學界對於投票行為中「回顧式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 的解釋，¹⁷ 也就是民眾對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只是手段，只是反映了責任政治中對於現任者的鼓勵或懲罰，真正的目的是選出一個在施政上能夠滿足自己期望的政府，如此一來，關鍵不在於伊斯蘭教政黨所訴求的政治伊斯蘭主張，而是到底目前的當政者能不能夠滿足社會的期待，做好治理國家的工作。

上述不同解釋，在邏輯上並沒有必然的衝突，也不是相互排斥只容一說的。事實上人們對某種理念的支持，本來就有可能是出自於複雜因素的考量，研究者的重點，就在於儘可能利用所有已知的資訊，來找出邏輯一貫的合理解釋，有鑑於此點，我們必須進一步尋求在總體層次（即國家層次）上的經驗證據，來解釋為什麼個體層次會有如此的發現，以及這樣的發現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會不會有不同的推論，這才符合跨國比較研究的本質。

17 「回顧式投票」基本上是對應於「前瞻式投票」，也就是選民在思考投票的決定時，是依照這些政黨或政治人物過去的表現來作評估（前者），還是會比較看重他們未來所可能實現的政見（後者）。請參考 Fiorina, 1981; Johnston and Pattie, 2001。

肆、總體層次的實證發現

即便在複層次迴歸分析的數量工具還沒出現時，政治學者早已意識到必須區分「組間變異」和「組內變異」所產生的不同效應。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比較政治的經典之作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中，¹⁸ Przeworski 和 Teune 指出如果以美國各州為單位各自對「身為黑人」(being black) 和「文盲」(being illiterate) 進行迴歸分析，會發現兩者是沒有顯著關係的；但如果將美國五十州放在一起，以各州黑人和文盲人口比例來進行迴歸分析，會發現兩者有顯著的正相關。經過進一步的研究之後，Przeworski 和 Teune 發現「組間變異」的效應其實是「各州工業化程度」造成的，而黑人人口較多的州通常工業化程度也較低，所以黑人和文盲人口比例在州這個層次的正相關是一「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反映的是工業化程度和文盲人口的關係，因此 Przeworski 和 Teune 藉此提醒研究者不但要留心「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 的問題，同時也點出了複層次分析的必要性。

歸根究底，上述的核心議題有兩點：首先、到底我們關切的因果推論是個體還是總體層次的？其次、究竟我們要假設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是靜態還是動態的？在進行總體層次的討論之前，作者有必要說清楚本文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立場。

嚴格來說，作者認為這兩個問題是不可分開的，這是由於在第二個問題上，作者主張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是動態的，也就是我們的推論其實是基於一時一地的樣本資料，但因果關係是有可能變化的，不是靜態二分的有或沒有，而是動態連續依程度而論的，所以我們的推論可能只是動態過程中某一時點的狀態，因果關係剛好在取樣的時點上，受上一分析層次某個變數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結果，這說明了，個體層次因果關係的推論，都必然會受到總體層次變數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18 下面的例子出自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pp.61-63。

至於我們所關切的因果推論——到底什麼因素能解釋穆斯林社會中民眾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從上面的觀點來看，雖然問題本身屬於個體層次，但進一步要問的是，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這些解釋的效力會不會有所變化？是不是我們的推論僅適用於某種獨特的時空狀態下，而無法涵蓋社會變遷所產生的不同效應？如果這是有可能的話，我們所應該關切的不但是個體層次的推論（問題本質），還應該關切總體層次的推論（脈絡效果），以及兩層次交互關係的推論（社會變遷對個體層次因果關係的影響，即交叉效果（cross-over effect）），關於個體層次效果、脈絡效果和交叉效果的進一步說明，詳見附錄三。

複層次迴歸分析就是能夠滿足上述研究目標的分析工具，但在適用上有三點說明：首先，複層次迴歸分析在個體和總體層次的單位數最好都有 30 個以上，否則分析的結果會有不穩定的問題（Hox, 2002: 175）。一般來說，個體層次的單位數通常會多於 30 個，問題在於總體層次的單位數，特別在本文中，由於受限於資料的可得性和測量品質，所以在態度和行為層面的模型上分別只有 9 個和 6 個單位數，因而只能在總體模型中放入一個自變數。可能產生的問題主要是「線性重合」和「分析結果受極端值左右」兩者，而為了減少這兩個缺點的影響，本文採多重指標替代的方法，將其一一帶入總體層次的迴歸式中，排除那些可能是「虛假關係」的偶然結果，然後尋求合理的解釋。

其次，關於要將那些個體層次的迴歸係數設成「固定」、「隨機」或「隨總體層次的自變數而變」，在統計上必須進行檢驗，方可確定迴歸式的模型設定（model specification）。事實上許多學者建議在進行複迴歸分析時，應該有一套檢驗模型設定的步驟，否則有太多模型設定的可能性，將會使得統計結果趨於武斷而失去客觀（Raudenbush and Bryk, 2002），本文進行複迴歸分析時，將會依循這樣一套檢驗模型設定的步驟來進行。

最後，由於既有樣本與各國實際人口結構有明顯差異，而本文所使用的軟體 HLM 5.05 對於非線性的複層次迴歸模型並沒有加權的功能，因此作者採取一替代方法，也就是以原先各個樣本為母體，依人口結構比例和各國權數，重新隨機抽出 20 個新樣本，然後再以這 20 個樣本進行非線性的複層次

迴歸分析，只有當迴歸係數在 12 或 12 個以上樣本中顯著的，作者才判定其關係夠堅實而來進行討論。¹⁹

相對於個體層次的三個解釋說法，我們在總體層次上也使用先前的三個主要變項，即「社會上平均的個人宗教虔誠度」、「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以及「社會上平均的現代性態度」，但由於這些變項的測量都是取個體層次資料的均值形成的，屬於主觀層面的測量而非真正總體單元屬性，加上先前提到可能發生的「線性重合」問題，因此下面使用三組客觀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態和現代化發展指標，來作為解釋各國在個體層次上因果推論所產生的差異，其中社會經濟指標包括「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政治狀態的指標包括「民主化程度」、「人權狀態」和「政府腐敗指標」，而現代化指標包括「國民所得水準」、「平均教育程度」和「兩性平權指標」。關於各個指標的選擇和背後的預設，請參見附錄四；關於各步驟的模型設定和分析結果，請見表 5 至表 11。²⁰

如表 5，作者首先測試各國對於「政治伊斯蘭」的平均支持度是不是有足夠的變異來進行複層次迴歸分析，如果沒有的話，只需將各國的平均視為相

19 嚴格來說，作者將門檻定在 12 次是武斷的，但就算將門檻拉高，也無法改變問題的本質——即這裏所使用的樣本在抽樣上並非針對複層次分析所設計的。所以作者採較寬鬆的標準，希望能夠尋求各種可能的假設，以提供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20 在下面各表中，變數名稱的英文代號如下：

| | | | |
|--------|--------------|-----------|----------|
| RPO | 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 | GROWTH | 經濟成長率 |
| RANK | 支持伊斯蘭教政黨的程度 | UNEMPLOY | 失業率 |
| PP | 個人宗教虔誠 | INFLATION | 通貨膨脹率 |
| SS | 社會滿意度 | DEMO | 民主化程度 |
| MN | 現代性態度 | HR | 人權狀態 |
| SEX | 性別 | CORRUPT | 政府腐敗指標 |
| AGE | 年齡 | GDP | 國民所得所準 |
| EDU | 教育程度 | AVGEDU | 平均教育程度 |
| SESS | 短期經濟狀態 | GEI | 兩性平權指標 |
| SCLASS | 主觀階級認知 | INPOWER | 伊斯蘭教政黨在朝 |
| AVGPP | 社會上平均的個人宗教虔誠 | THOLD | 門檻係數 |
| AVGSS | 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 | L2 | 總體層次變數 |
| AVGMN | 社會上平均的現代性態度 | → | 因果作用 |

表 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模型設定和實證結果(步驟一)

| | | | | | |
|-----------------------------------|--|----------|-----|----------|-----------|
| 目的：測試在總體層次上依變項是否有足夠變異來進行複層次迴歸分析。 | | | | | |
| 態度層面的模型 | | | | | |
| 個體層次的模型式 | $RPO = \beta_0 + e$ | | | | |
| 總體層次的模型式 | $\beta_0 = \gamma_{00} + u_0$ | | | | |
| 實證結果 | | | | | |
| 隨機效果 | 標準差 |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 自由度 | 卡方值 | p-value 值 |
| 組均變異, U0 | 0.248 | 0.061 | 8 | 4203.379 | 0.000 |
| 個均變異, E0 | 0.499 | 0.249 | | | |
| 行爲層面的模型 | | | | | |
| 個體層次的模型式 | $RANK = \beta_0 + \delta_{(2)} (THOLD2) + \delta_{(3)} (THOLD3)$ | | | | |
| | $\beta_0 = \gamma_{00} + u_0$ | | | | |
| 總體層次的模型式 | $\delta_{(2)}$ | | | | |
| | $\delta_{(3)}$ | | | | |
| 實證結果 (20 個樣本平均值) | | | | | |
| 隨機效果 | 標準差 |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 自由度 | 卡方值 | p-value 值 |
| 組均變異, U0 | 0.672 | 0.452 | 5 | 955.015 | 0.000 |
| 結論：兩模型在總體層次上依變項都有足夠的變異來進行複層次迴歸分析。 | | | | | |

註：各變數的英文代號，請參考註 20。

同而等於全部樣本的總平均即可。結果顯示，不論是態度或行爲層面的測量，各國對於「政治伊斯蘭」的平均支持度是有顯著的差異 (p-value 小於0.001)，因此確立了使用複層次迴歸分析的正當性，這是步驟一。

接下來是步驟二，原本應該要進行的是「交叉效果」的測試，也就是決定那些總體層次的變數應包括在模型中，然而作者對於個體和總體層次變數的選取皆有事先的假設，因此關於模型設定，這裏要決定的僅是個體層次迴歸係數在總體層次上應如何設定的問題。如表 6 和表 7 所示，在態度層面的總體模型中，「短期經濟狀態」的迴歸係數應設為固定，「個體層次常數項」、「個人宗教虔誠度」、「現代性態度」和「年齡」的迴歸係數應設為隨總體層次的自變項而變，而其他變數的迴歸係數則設為隨機；至於在行爲層面的總體模型中，「個體層次門檻係數一」和「社會滿意度」應設為隨總體層次的自變項而變，而其他個體層次迴歸係數則設為隨機。

表 6 態度層面隨機係數模型的設定和實證結果(步驟二)

目的：測試個體層次的迴歸係數是否有足夠的變異需要總體層次的自變項來解釋。

個體層次的模型式

$$RPO = \beta_0 + \beta_1 (PP - \overline{PP}) + \beta_2 (SS - \overline{SS}) + \beta_3 (MN - \overline{MN}) + \beta_4 (SEX - 1) + \beta_5 (AGE - 3) + \beta_6 (EDU - 7) + \beta_7 (SESS - 3) + \beta_8 (SCLASS - 3) + e$$

總體層次的模型式

$$\beta_0 = \gamma_{00} + u_0$$

$$\beta_1 = \gamma_{10} + u_1$$

$$\beta_2 = \gamma_{20} + u_2$$

$$\beta_3 = \gamma_{30} + u_3$$

$$\beta_4 = \gamma_{40} + u_4$$

$$\beta_5 = \gamma_{50} + u_5$$

$$\beta_6 = \gamma_{60} + u_6$$

$$\beta_7 = \gamma_{70} + u_7$$

$$\beta_8 = \gamma_{80} + u_8$$

實證結果

| 隨機效果 | 標準差 |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 自由度 | 卡方值 | p-value 值 |
|----------------|-------|----------|-----|-----------------|-----------|
| 組均變異, U0 | 0.278 | 0.077 | 8 | 2122.595 | 0.000 |
| 個人宗教虔誠斜率變異, U1 | 0.122 | 0.015 | 8 | 318.086 | 0.000 |
| 社會滿意度斜率變異, U2 | 0.041 | 0.002 | 8 | 57.430 | 0.000 |
| 現代性態度斜率變異, U3 | 0.058 | 0.003 | 8 | 155.393 | 0.000 |
| 性別斜率變異, U4 | 0.078 | 0.006 | 8 | 83.298 | 0.000 |
| 年齡斜率變異, U5 | 0.060 | 0.004 | 8 | 371.323 | 0.000 |
| 教育程度斜率變異, U6 | 0.020 | 0.000 | 8 | 89.237 | 0.000 |
| 短期經濟狀態斜率變異, U7 | 0.017 | 0.000 | 8 | 12.277 | 0.139 |
| 主觀階級認知斜率變異, U8 | 0.031 | 0.001 | 8 | 33.542 | 0.000 |
| 個均斜率變異, E0 | 0.465 | 0.216 | 8 | | |

結論：在總體層次，「短期經濟狀態」的迴歸係數應設為固定，「個體層次常數項」、「個人宗教虔誠度」、「現代性態度」和「年齡」的迴歸係數應設為隨總體層次的自變項而變，至於其他變數的迴歸係數，則設為隨機。

註：1. 個體層次變數的「中心化」處理如表 3 所述。

2. 上述粗體的卡方值明顯比其他非粗體的卡方值高，代表這些變數的隨機效果是我們應該在總體層次模型進一步來解釋的。
3. 各變數的英文代號，請參考註 20。

最後是步驟三，也就是分析最終模型的結果(如表 8) 並且排除可能的「虛假關係」，結果請參見表 9 和表 10。從態度層面來看，首先可印證的是表 4 中

表 7 行為層面隨機係數模型的設定和實證結果(步驟二)

目的：測試個體層次的迴歸係數是否有足夠的變異需要總體層次的自變項來解釋。

個體層次的模型式

$$\begin{aligned} RANK = & \beta_0 + \beta_1 (PP - \overline{PP}) + \beta_2 (SS - \overline{SS}) + \beta_3 (MN - \overline{MN}) + \beta_4 (SEX - 1) \\ & + \beta_5 (AGE - 3) + \beta_6 (EDU - 7) + \beta_7 (SESS - 3) \\ & + \beta_8 (SCLASS - 3) + \delta_{(2)} (THOLD2) + \delta_{(3)} (THOLD3) + e \end{aligned}$$

總體層次的模型式

$$\beta_0 = \gamma_{00} + u_0$$

$$\beta_1 = \gamma_{10} + u_1$$

$$\beta_2 = \gamma_{20} + u_2$$

$$\beta_3 = \gamma_{30} + u_3$$

$$\beta_4 = \gamma_{40} + u_4$$

$$\beta_5 = \gamma_{50} + u_5$$

$$\beta_6 = \gamma_{60} + u_6$$

$$\beta_7 = \gamma_{70} + u_7$$

$$\beta_8 = \gamma_{80} + u_8$$

$$\delta_{(2)}$$

$$\delta_{(3)}$$

實證結果 (20 個樣本平均值)

| 隨機效果 | 卡方值 | 卡方值的標準誤差 | 自由度 | p-value 值 |
|----------------|----------------|----------|-----|-----------|
| 組均變異, U0 | 598.602 | 70.393 | 5 | 0.000 |
| 個人宗教虔誠斜率變異, U1 | 71.244 | 18.536 | 5 | 0.000 |
| 社會滿意度斜率變異, U2 | 204.577 | 35.338 | 5 | 0.000 |
| 現代性態度斜率變異, U3 | 23.255 | 8.34 | 5 | 0.000 |
| 性別斜率變異, U4 | 16.082 | 8.220 | 5 | 0.007 |
| 年齡斜率變異, U5 | 76.714 | 15.896 | 5 | 0.000 |
| 教育程度斜率變異, U6 | 26.433 | 8.919 | 5 | 0.000 |
| 短期經濟狀態斜率變異, U7 | 18.443 | 9.569 | 5 | 0.002 |
| 主觀階級認知斜率變異, U8 | 23.909 | 10.598 | 5 | 0.000 |

結論：在總體層次，「個體層次門檻係數一」和「社會滿意度」應設為隨總體層次的自變項而變，至於其他變數的迴歸係數，則設為隨機。

註：1. 個體層次變數的「中心化」處理如表 3 所述。

2. 上述粗體的卡方值明顯比其他非粗體的卡方值高，代表這些變數的隨機效果是我們應該在總體層次模型進一步來解釋的。

3. 各變數的英文代號，請參考註 20。

表 8 態度和行為層面最後的模型設定(步驟三)

| | |
|---|--|
| 個體層次的模型式 | |
| 態度層面 | |
| $RPO = \beta_0 + \beta_1 (PP - \overline{PP}) + \beta_2 (SS - \overline{SS}) + \beta_3 (MN - \overline{MN}) + \beta_4 (SEX - 1) + \beta_5 (AGE - 3) + \beta_6 (EDU - 7) + \beta_7 (SESS - 3) + \beta_8 (SCLASS - 3) + e$ | |
| 行為層面 | |
| $RANK = \beta_0 + \beta_1 (PP - \overline{PP}) + \beta_2 (SS - \overline{SS}) + \beta_3 (MN - \overline{MN}) + \beta_4 (SEX - 1) + \beta_5 (AGE - 3) + \beta_6 (EDU - 7) + \beta_7 (SESS - 3) + \beta_8 (SCLASS - 3) + \delta_{(2)} (THOLD2) + \delta_{(3)} (THOLD3) + e$ | |
| 總體層次的模型式 | |
| 態度層面 | 行為層面 |
| $\beta_0 = \gamma_{00} + \gamma_{0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0$ | $\beta_0 = \gamma_{00} + \gamma_{0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0$ |
| $\beta_1 = \gamma_{10} + \gamma_{1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1$ | $\beta_1 = \gamma_{10} + u_1$ |
| $\beta_2 = \gamma_{20} + u_2$ | $\beta_2 = \gamma_{20} + \gamma_{2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2$ |
| $\beta_3 = \gamma_{30} + \gamma_{3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3$ | $\beta_3 = \gamma_{30} + u_3$ |
| $\beta_4 = \gamma_{40} + u_4$ | $\beta_4 = \gamma_{40} + u_4$ |
| $\beta_5 = \gamma_{50} + \gamma_{51} (AVGPP - \overline{AVGPP}) + u_5$ | $\beta_5 = \gamma_{50} + u_5$ |
| $\beta_6 = \gamma_{60} + u_6$ | $\beta_6 = \gamma_{60} + u_6$ |
| $\beta_7 = \gamma_{70}$ | $\beta_7 = \gamma_{70} + u_7$ |
| $\beta_8 = \gamma_{80} + u_8$ | $\beta_8 = \gamma_{80} + u_8$ |

註：1. 個體層次變數的「中心化」處理如表 3 所述，總體層次模型則依表 6 和表 7 的實證結果設定。除了「伊斯蘭政黨在朝」這個總體層次變數不做「中心化」處理，其他總體層次變數的「中心化」方法是以其均值為基準。

2. 上面的總體層次模型（使用「社會上平均的個人宗教虔誠度」，AVGPP），只是 12 個總體模型之一，其他可以用不同指標代入而類推之。

3. 各變數的英文代號，請參考註 20。

的個體層次的迴歸分析結果，因為不管在總體層次放入那一個變項，表 9 都顯示出相同的結論——「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呈正相關，而「現代性態度」與「教育程度」都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呈負相關。其次，就脈絡效果來看，在三個顯著的關係中，「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的正相關和「政府腐敗指標」的負相關的確是與預期不合而難以解釋的，在附錄五中，作者將提出一個可能的論點來說明為什麼這兩個發現是「偶然的」而非「實質的」，至於「社會上平均的現代性態度」的負相關，則與現代化理論的說法一致，即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越高，社會上的「政

表 9 態度層面模型的複層次分析結果

| 效果的分解 | 主觀的總體層次變數 | | | 客觀的社會經濟指標 | | |
|--------------------|-------------------|-------------------|-------------------|--------------------|-------------------|-------------------|
| | 社均個人 虔誠度 | 社均社會 滿意度 | 社均現代性 態度 | 經濟成長率 | 失業率 | 通貨膨脹率 |
| 總體層次效果 | | | | | | |
| 脈絡效果 | | | | | | |
| 總體變數對政治 伊斯蘭 | | 0.464 (0.133) | -0.559 (0.132) | | | |
| 交叉效果 | | | | | | |
| 總體變數對個人 虔誠度關係斜率 | -0.239 (0.099) | | | | 0.007 (0.002) | 0.004 (0.001) |
| 總體變數對現代 性態度關係斜率 | | | | | -0.003 (0.001) | |
| 總體變數對年齡 關係度斜率 | 0.157 (0.065) | | | | -0.004 (0.001) | |
| 個體層次效果 | | | | | | |
| 個人虔誠度 | 0.121 (0.035) | 0.125 (0.040) | 0.128 (0.045) | 0.126 (0.042) | 0.124 (0.042) | 0.121 (0.036) |
| 社會滿意度 | | | | | | |
| 現代性態度 | -0.069 (0.020) | -0.068 (0.021) | -0.066 (0.020) | -0.067 (0.021) | -0.067 (0.019) | -0.069 (0.023) |
| 性別 | | | | | | |
| 年齡 | | | | | | |
| 教育程度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 短期經濟狀態 主觀階級認知 | | | | | | |
| | 客觀的政治狀態指標 | | | 客觀的現代化指標 | | |
| 效果的分解 | 民主化程度 | 人權狀態 | 政府腐敗 指標 | 國民所得 水準 | 平均教育 程度 | 兩性平權 指標 |
| 總體層次效果 | | | | | | |
| 脈絡效果 | | | | | | |
| 總體變數對政治 伊斯蘭 | | | -0.454 (0.112) | | | |
| 交叉效果 | | | | | | |
| 總體變數對個人 虔誠度關係斜率 | | | | 3.7E-5 (1.2E-5) | | |
| 總體變數對現代 性態度關係斜率 | | | | | | -0.244 (0.102) |
| 總體變數對年齡 關係度斜率 | | | | -2.6E-5 (7E-6) | -0.324 (0.077) | -0.565 (0.097) |
| 個體層次效果 | | | | | | |
| 個人虔誠度 | 0.125 (0.039) | 0.124 (0.042) | 0.124 (0.044) | 0.121 (0.034) | 0.125 (0.043) | 0.124 (0.041) |
| 社會滿意度 | | | | | | |
| 現代性態度 | -0.068 (0.021) | -0.067 (0.021) | -0.067 (0.018) | -0.068 (0.019) | -0.067 (0.021) | -0.067 (0.019) |
| 性別 | | | | | | |
| 年齡 | | | | | | |
| 教育程度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0.024 (0.007) |
| 短期經濟狀態 主觀階級認知 | | | | | | |

註：只有顯著的迴歸係數才列出，括弧內的數字是標準誤差，顯著水準是小於或等於 0.05。
應用軟體：HLM5.05

表 10 行為層面模型的複層次分析結果

| 效果的分解 | 主觀的總體層次變數 | | | 伊斯蘭政黨在朝否 | 客觀的社會經濟指標 | | |
|----------------|--------------|--------------|--------------|--------------|--------------|--------------|--------------|
| | 社均個人虔誠度 | 社均社會滿意度 | 社均現代性態度 | 在朝 | 經濟成長率 | 失業率 | 通貨膨脹率 |
| 總體層次效果 | | | | | | | |
| 脈絡效果 | | | | | | | |
| 總體變數對支持伊斯蘭政黨 | - (12/20) | - (16/20) | | | + (15/20) | | |
| 交叉效果 | | | | | | | |
| 總體變數對社會滿意度關係斜率 | - (20/20) | | | + (18/20) | + (16/20) | | |
| 個體層次效果 | | | | | | | |
| 個人虔誠度 | + (18/20) | + (18/20) | + (17/20) | + (18/20) | + (15/20) | + (17/20) | + (18/20) |
| 社會滿意度 | | | | | | | |
| 現代性態度 | - (14/20) | - (14/20) | - (14/20) | - (14/20) | - (14/20) | - (14/20) | - (13/20) |
| 性別 | | | | | | | |
| 年齡 | | | | | | | |
| 教育程度 | | | | | | | |
| 短期經濟狀態 | | | | | | | |
| 主觀階級認知 | | | | | | | |
| 效果的分解 | 客觀的政治狀態指標 | | | 客觀的現代化指標 | | | |
| | 民主化程度 | 人權狀態 | 政府腐敗指標 | 國民所得水準 | 平均教育程度 | 兩性平權指標 | |
| 總體層次效果 | | | | | | | |
| 脈絡效果 | | | | | | | |
| 總體變數對支持伊斯蘭政黨 | - (20/20) | - (20/20) | | + (19/20) | + (19/20) | + (19/20) | |
| 交叉效果 | | | | | | | |
| 總體變數對社會滿意度關係斜率 | | | - (16/20) | + (12/20) | | | |
| 個體層次效果 | | | | | | | |
| 個人虔誠度 | + (16/20) | + (17/20) | + (18/20) | + (18/20) | + (18/20) | + (18/20) | |
| 社會滿意度 | | | | | | | |
| 現代性態度 | - (14/20) | - (13/20) | - (13/20) | - (14/20) | - (14/20) | - (14/20) | |
| 性別 | | | | | | | |
| 年齡 | | | | | | | |
| 教育程度 | | | | | | | |
| 短期經濟狀態 | | | | | | | |
| 主觀階級認知 | | | | | | | |

註：只有顯著的迴歸係數才列出其正負向關係，括弧內的數字是在模擬產生的 20 個樣本中迴歸係數顯著 ($p \leq 0.05$) 的次數，而顯著次數超過 12 的才列出。

應用軟體：HLM5.05

治化宗教傾向」就越低。最後，就總體對個體層次所產生的交叉效果而言，如果我們將焦點放在個體層次中「個人宗教虔誠度」和「現代性態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關係上，則有下面三點發現：(1)「社會上平均的個人宗教虔誠度」越高，「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會變得越弱。(2)社會經濟指標變得越差，「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會變得越強，同時「現代性態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負向關係也會變得越強。(3)現代化發展指標變得越高，「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會變得越強，同時「現代性態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負向關係會變得越強。

從行為層面來看，同樣的，首先我們可以發現表 4 中個體層次的迴歸分析結果又再次得到印證，不過如果沒有將「伊斯蘭政黨在朝」這個因素考慮進來時，「社會滿意度」和「支持伊斯蘭教政黨」的負向關係並不夠顯著。其次，就脈絡效果來看，「社會上平均的個人虔誠度」和「社會上平均的對政府的滿意度」都與社會上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度的呈負向關係，前者與一般人的預期相反，後者則符合「理性評估說」的論點；至於其他三組總體的客觀指標，當社會經濟指標越差、政治狀態指標越差、或現代化發展指標越高，則社會上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度越高，前兩者符合一般預期，但後者與個體層次「現代化理論」的論點相左。最後，就總體對個體層次所產生的交叉效果而言，由於有五個總體層次的變數都與「社會滿意度」和「支持伊斯蘭教政黨」的關係有交互影響，並且這些交互關係之間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解釋，再加上先前於表四中早已設定「伊斯蘭在朝」這個總體變數與「社會滿意度」的交叉效果，所以作者更進一步對這五個可能的交叉效果作了統計上解釋力的比較，結果如表 11 所示。

結果顯示，表 4 的結果同樣在表 11 得到驗證，「伊斯蘭政黨在朝」這個總體層次的變數的確會與「社會滿意度」的個體層次迴歸關係產生交互作用，當伊斯蘭政黨的確在朝時，個體層次「社會滿意度」和「支持伊斯蘭政黨的度」的關係為正向；當伊斯蘭政黨的確在野時，個體層次「社會滿意度」和「支持伊斯蘭政黨的度」的關係為負向，這一點與「理性評估說」的預期相符。

表 11 有關「社會滿意度」的五個交叉效果之統計比較

| 總體層次變數 | 實驗次數(全部 20 次) | | 解釋變異(%) | | | |
|---------|---------------|----|---------|----|--------------|-------|
| | 成功 | 失敗 | 最小 | 最大 | 平均 | 標準差 |
| 伊斯蘭政黨在朝 | 20 | 0 | 36 | 63 | 53.24 | 7.86 |
| 社均個人虔誠度 | 15 | 5 | 1 | 49 | 27.46 | 14.24 |
| 通貨膨脹率 | 13 | 7 | 11 | 44 | 27.35 | 9.80 |
| 政府腐敗指標 | 20 | 0 | 8 | 52 | 28.44 | 12.18 |
| 平均教育程度 | 14 | 6 | 15 | 56 | 43.09 | 10.42 |

註：1. 表中「解釋變異」是指相對於「隨機係數模型」而言（沒有放入總體層次自變項），「社會滿意度」迴歸係數的變異在放入不同總體層次自變項之後所減少的百分比。如果變異沒有減少反倒增加，則放入總體層次自變項是失敗的，因為此模型對於「社會滿意度」迴歸係數的變異在解釋上並沒有比「隨機係數模型」來得好，也就是說根本不需要總體層次自變項來解釋。

2. 從上面的結果可知，不管是從成功的實驗次數或者是解釋變異百分比的平均值來說，「伊斯蘭政黨在朝」都比其他總體層次自變項為佳。

伍、解讀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

前兩節的實證結果在個體層次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民眾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不管在態度還是行為層面，都與個人的宗教虔誠或具有「前現代」(pre-modern) 的態度相關，而與社會滿意度無關，這說明了，政治伊斯蘭不管作為一種道德理想還是生活態度，是一種普遍共享的社會價值，而不是依附在對於特定政治人物或團體的支持上。不過作為一種政權輪替的政治選擇，民眾對於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卻展現了理性的一面，也就是根據伊斯蘭教政黨在朝或在野的身分，來評估其應負的政治責任，進而決定所支持的政黨。這樣的結果顯示了，看待穆斯林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絕不是單純將其歸因於單一因素就可以解釋的，而必須理解其背後的動機以及他們是用什麼角度來感受所謂「政治伊斯蘭」的內涵。從這個觀點來看，或許在美國內部所謂「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觀點都不完全錯，因為穆斯林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雖與宗教信仰和價值取向相關，但並不同於支持將國家政治體制「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而成為所謂的神學士政權，因此「保守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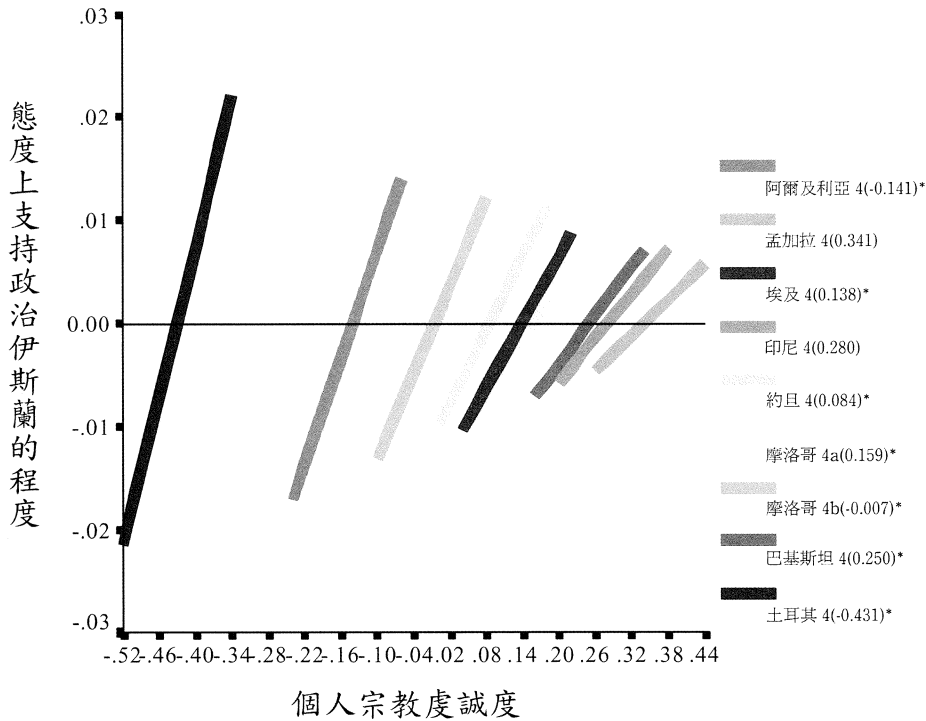
的問題在於將穆斯林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錯誤解讀成對於政治體制的選擇，而「自由派」的問題在於不願承認穆斯林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的確反映了宗教政治動員的影響力。

複層次迴歸分析的運用，主要是透過對「脈絡效果」和「交叉效果」的比較，將個體與總體層次的發現一般化，進而回答下列兩個問題：(1)是不是具有相同背景的個人，只因為處於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就有所不同？如果是的話，什麼因素可以來解釋這樣的不同，原因為何？(2)上面所驗證的個體層次關係，會不會隨著社會脈絡中某種特質的變動，產生大小甚至是方向上的變化？事實上本文所要提供的解讀，正是可以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幾種說法。

首先作者要提出的，是「個人宗教虔誠度」在總體層次的作用，不管就「脈絡效果」或「交叉效果」來說，並沒有證據顯示人們對於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在宗教較為虔誠的社會中會比較高，也沒有證據顯示「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在宗教較為虔誠的社會中會比較大。如圖 1 所示，如果我們拿宗教虔誠度較高的社會，像是孟加拉或印尼，來跟較為世俗化的社會，比如說土耳其或阿爾及利亞來作比較，可以發現不但政治伊斯蘭的社會平均支持度沒有顯著差別，而且「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也變得不顯著，這兩個發現都告訴我們，社會心理學的說法不能適用在總體層次。從圖 2 來看，雖然「個人宗教虔誠度」與「支持伊斯蘭教政黨」的正向關係在較世俗或較虔誠的社會中變化不大，但伊斯蘭教政黨的社會支持率在較虔誠的社會中是較低的，由此可知，「個人宗教虔誠度」不管在態度或行為層面，其個體和總體層次的作用是恰好相反而相互抵消的。

是什麼原因讓「個人宗教虔誠度」在總體層次上有截然不同的因果作用？作者認為關鍵是政治伊斯蘭在社會裏的「議題衝突性」(issue controversy)。也就是說，當社會越世俗化，政治伊斯蘭的主張雖然不被主流所認同，但正因為如此，主張或認同政治伊斯蘭的團體或個人就會採取更加激烈的手段，一方面喚起社會大眾的支持，另一方面藉由衝突層次的升高，動員支持者來進行抗爭以鞏固基本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是，社會上原本就支持和反對「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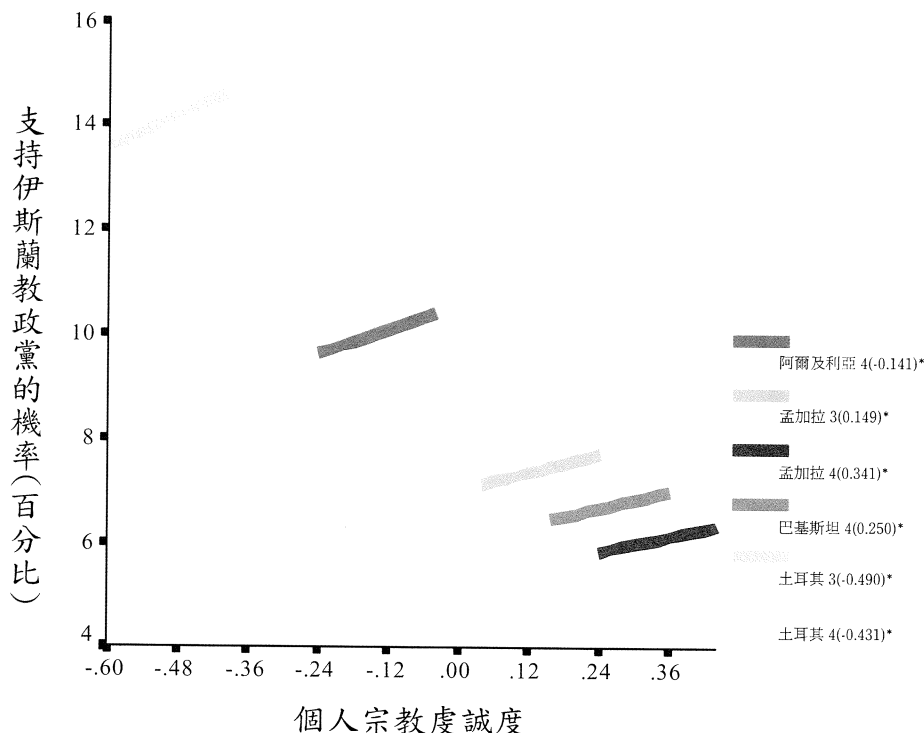
圖 1 個人宗教虔誠度在態度模型上的兩層次效果
 (括弧中的數字是平均個人宗教虔誠度，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治伊斯蘭」的人會愈加強化自己原先的立場；相反地，當社會變得越虔誠，政治伊斯蘭的主張會變成沒有爭議的概念，也因此喪失了議題的衝突性，使得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態度差異不大，也使得伊斯蘭教政黨在動員上沒有太大吸引力，因為其他政黨在某種程度並不會否定政治伊斯蘭的主張。綜合來看，人們對於政治伊斯蘭的理解和感受，會隨者社會脈絡的變遷而產生實質的變化，在較世俗的社會中，因為政治伊斯蘭具有高度爭議性，支持和反對者都會放大雙方的差異，所以是政治動員的利器；但在較虔誠的社會中，由於政治伊斯蘭具有高度共識性，支持和反對者的差異並不大，而喪失其動員能量。²¹

21 如果我們將這八國的平均個人宗教虔誠度依序分組，則約可分類成「土耳其和阿爾及利亞」、「約旦和摩洛哥」、「埃及和巴基斯坦」、「印尼和孟加拉」等四組。在這四組中，政治伊斯蘭在

圖 2 個人宗教虔誠度在行為模型上的兩層次效果
(括弧中的數字是平均個人宗教虔誠度，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土耳其和阿爾及利亞兩國是具有非常大的議題衝突性，不只是因為軍方對於伊斯蘭主義者採取強硬的鎮壓策略，同時也在於國內的世俗政黨都與軍方站在相同的立場，在政治上採取防堵伊斯蘭教政黨的態度。政治伊斯蘭的議題衝突性在約旦和摩洛哥是次高的，原因在於這兩國的國王常年對於社會網絡的控制十分徹底，不但自許為政治與宗教最高權威的代表，甚至連反對勢力，也是由國王所扶植的。在這個情況下，唯一真正具有挑戰王權的政治力量，是平日那些化身為宗教、慈善、社會及教育組織的伊斯蘭網絡，因為如此，國王對於政治伊斯蘭所可能所構成的挑戰十分敏感。在埃及和巴基斯坦中，伊斯蘭份子雖然與統治者在特殊情況下有權力矛盾的關係，但在本研究所涵蓋的時間範疇中，不管是穆巴拉克還是穆夏拉夫，兩者都需要拉攏宗教領袖的支持，一方面提供其統治的正當性的基礎，一方面削弱那些可能對其權力產生威脅更極端的伊斯蘭份子，而這些宗教領袖也可藉機掌握資源以及自主操作的空間，因此穆巴拉克和穆夏拉夫與其說是站在政治伊斯蘭的對立面，倒不如說他們都與主張政治伊斯蘭的宗教領袖有共同的利益，衝突較小。最後，政治伊斯蘭的議題衝突性在印尼和孟加拉兩國中是最低的，因為為了爭取廣大穆斯林團體的支持，政治伊斯蘭早就是朝野、不管是世俗還是與宗教有關的政治團體經常所標榜，正因為如此，邊際效用遞減，所以議題衝突性反而不高。關於上述個案的討論，詳見 Huang, 2004b, chapter 5-7。

作者所要提出的第二個總體層次論點是，社會經濟或政治狀態越糟，支持政治伊斯蘭的聲浪就越大，特別是在那些政教權威分得比較開的穆斯林社會，以本文所選取的八個國家來說，阿爾及利亞、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五國屬此類。就這五國家來說，如圖 16（見附錄五）和表 12，不管是態度或行為層面，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這個主觀指標是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成清楚反向關係的；在客觀指標上，我們也可以在行為層面模型上得到相同結果，如表 13。這些都顯示了，如果一個穆斯林政府的施政在客觀或主觀上可以得到民眾認同，那麼政治伊斯蘭作為一種道德或政治訴求的吸引力就會比較低，因為執政者本身具有足夠的正當性，不必靠宗教權威來背書；反觀那些歷史經驗上政教權威較為緊密的國家，如約旦、埃及、摩洛哥，這個論點的適用性就比較差，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統治的正當性來自於宗教權威對於世俗權威的認可，因此只要世俗權威

表 12 「社均社會滿意度」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之反向關係

| | | | | | | | | | | | |
|---------------|-------|-------|-------|-------|-------|-------|------|------|------|------|------|
| 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 | -1.02 | -0.82 | -0.62 | -0.42 | -0.22 | -0.02 | 0.18 | 0.38 | 0.58 | 0.78 | 0.98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16.2 | 14.2 | 12.5 | 10.9 | 9.5 | 8.3 | 7.2 | 6.2 | 5.4 | 4.7 | 4.0 |

表 13 三項經社和政治狀態指標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之反向關係

| | | | | | | | | | | | |
|----------------|------|------|------|------|------|------|------|------|------|------|------|
| 失業率(%) | 1 | 5 | 9 | 13 | 17 | 21 | 25 | 29 | 33 | 37 | 41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6.8 | 7.4 | 8.1 | 8.9 | 9.7 | 10.5 | 11.5 | 12.5 | 13.6 | 14.8 | 16.0 |
| 民主化指標 (-10~10) | -10 | -8 | -6 | -4 | -2 | 0 | 2 | 4 | 6 | 8 | 10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19.7 | 17.2 | 15.0 | 13.0 | 11.2 | 9.7 | 8.4 | 7.2 | 6.2 | 5.3 | 4.5 |
| 人權狀態 (1~7) | 2 | 2.5 | 3 | 3.5 | 4 | 4.5 | 5 | 5.5 | 6 | 6.5 | 7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1.3 | 1.9 | 2.7 | 3.9 | 5.5 | 7.9 | 11.0 | 15.3 | 20.8 | 27.6 | 35.6 |

註：人權狀態指標的數字越小，代表人權狀態越好。

能夠有效控制宗教權威，則施政績效好壞和政權穩固與否的關聯性不大，在這些國家中，執政者本身就倡導「政治伊斯蘭」的概念，希望民眾能夠將其視為政治和宗教上至高的雙重權威，而逃避責任政治的檢驗。²²

上述的要旨，是闡明穆斯林國家中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一種是統治者本身並不具備宗教權威的特質，所以政權的正當性必需以施政績效來維繫，另一種是統治者透過宗教控制或者本身就具有宗教權威的特質，所以政權的正當性並不受施政績效的檢驗。然而即便如此，作者發現當客觀的社會經濟指標變差的時候，這些依靠宗教權威背書的統治者也會有失去政權正當性的危機，這可以由態度層面模型中「失業率」對於「個人宗教虔誠度」和「現代性態度」的因果作用之交叉效果看出，如圖 3 和圖 4。

在兩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埃及、約旦和摩洛哥的失業率都相對較高，而「個人宗教虔誠」和「現代性態度」這兩個個體層次的因果作用也比其他國家來得強，這意味著當社會經濟狀態越來越差時，以「政治伊斯蘭」為訴求的政治動員會越有效，即便享有宗教光環的政權也不例外。事實上就近年來埃及、約旦和摩洛哥三國的政治生態來說，伊斯蘭教政黨和團體幾乎已經成為社會中反對統治者的唯一力量，特別是在社會經濟或政治狀態十分惡劣時，這些反對的聲音某種程度是給予統治者相當的壓力。因此作者認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態的好壞，會直接影響統治者的正當性，而反映在民眾對於「政治伊斯蘭」主張的支持上，以及個體層次宗教政治動員的效果上，雖然統治者所具有的宗教光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其施政免於檢驗，但這並非毫無底限，一旦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態惡化到相當程度，上述兩種作用同樣將會對當政者進行嚴重的挑戰。

作者要提出的最後一個總體層次論點是，當社會逐漸朝向現代化發展時，宗教在人們生活中的角色也隨之一變，從原先涵括一切、無所不包的傳統權威，轉變成一種撫慰心靈和減輕生活壓力的信仰認同。兩者的差別在於，

22 關於約旦的部分，請參考 Robin, 1990; Lust-Okar, 2001; Shryock and Howell, 2001；關於埃及的部分，請參考 Barraclough, 1998; Zeghal, 1999; Moustafa, 2000；關於摩洛哥的部分，請參考 Entelis, 1997; Maghraoui, 2001, 2002。

圖 3 失業率對於個人宗教虔誠度的因果作用之影響
(括弧中的數字是失業率，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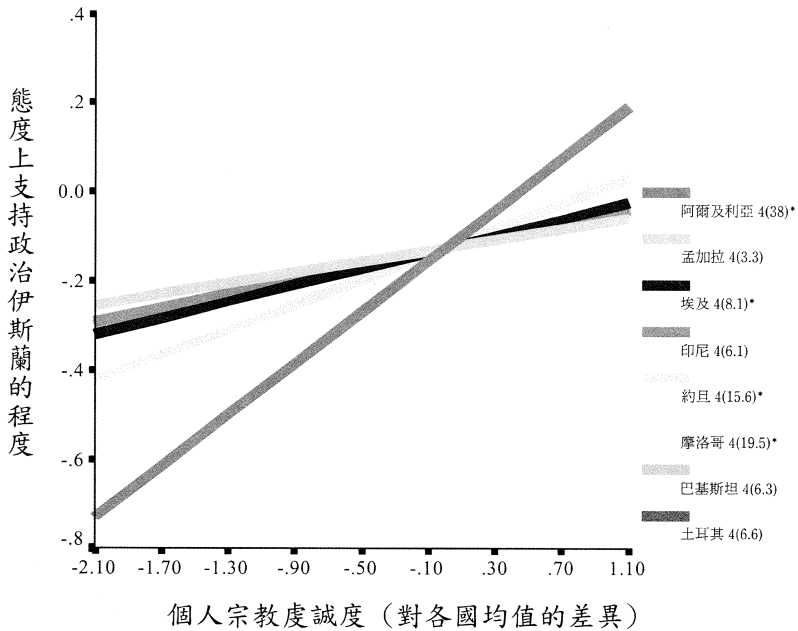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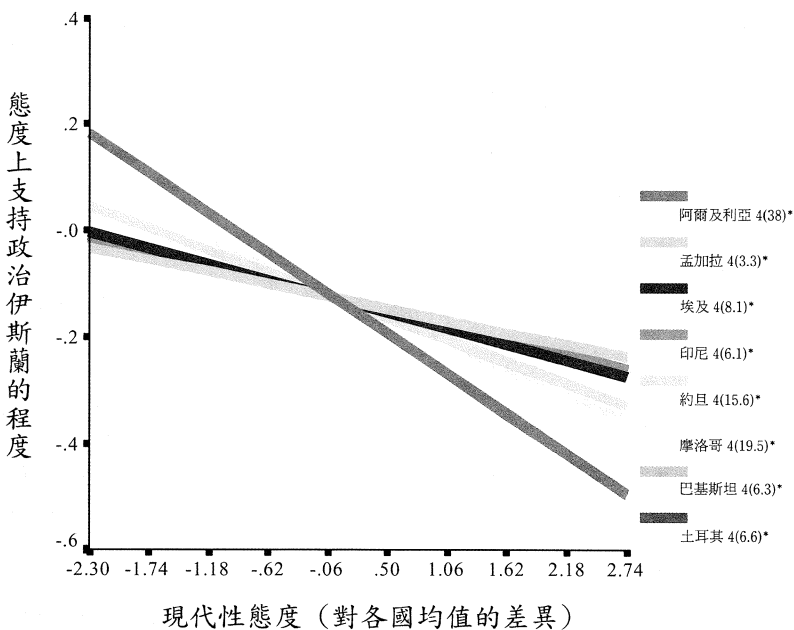


圖 4 失業率對於現代性態度的因果作用之影響
(括弧中的數字是失業率，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人們在傳統社會中，對於宗教信仰的期待，是一種低度「分殊化」(differentiation) 的功能認知，因此舉凡從生活習慣的細節到國家大事的決定，人們接受宗教權威有當然的影響力、甚至還期待宗教權威的指導，在這樣一種集體認同的壓力下，不但多元的聲音不易形成，也沒有足夠空間來從事社會或政治動員去鼓吹不同的意見。但在現代化社會中，隨著科技進步，各種生產分工的細膩，社會互動的頻繁不但拓展了人際交往的界限，也確立了高度「分殊化」的功能認知，因此宗教權威不再扮演無所不能的全能角色，而是具有非常特定的社會功能，也就是提供了一套有系統的宇宙觀，成為人們尋求精神食糧上的重要來源。正因為如此，主觀上人們對於宗教的認同，在現代社會是遠比在傳統社會中積極且深刻的多，不過這樣的認同僅限於私人領域，而且是比較不具社會壓力的自主選擇，這點便成為宗教信仰在傳統和現代社會中角色功能上的最大分野。

上面的討論，點出了現代化對於政治伊斯蘭的社會支持所可能產生的兩種不同影響，就態度層面來說，社會的現代化的確打破了宗教是各事物之絕對權威的迷思，而限縮了宗教能夠影響的範圍，其中也包括對於政治事務影響力的銳減；但就行為層面來說，政治伊斯蘭作為一種尊重多元價值下的另類聲音，使得伊斯蘭教政黨在一個比較現代化的社會中，不管就社會或政治動員的資源和機會，還是就支持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言，是更有可能在政治競賽當中鞏固和提高其支持度的。所以雖然在態度層面，現代化可能會減少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度，但在行為層面，伊斯蘭教政黨卻有較佳的社會政治條件來增加其支持度。

如圖 5 所示，在態度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上平均的現代性態度與個人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出現反向的關係，這說明了政治伊斯蘭在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其支持度的基礎平均來說是較低的；但從表 14 中我們亦可看到另外一面，也就是社會上現代化的客觀指標越高，民眾支持伊斯蘭教政黨的機率也越高，而原因在於現代化社會有較多政治動員的機會和較大的動員效果，這可以從圖 6 和圖 7 中，「個人宗教虔誠度」和「現代性態度」在個體層次的作用隨社會的現代化指標增進而變強看出端倪。由此可知，現代化的發展雖然會減少政治伊斯蘭的群眾基礎，但由於社會變遷所帶來多元和

圖 5 現代性態度在態度模型上的兩層效果
(括弧中的數字是平均現代性態度，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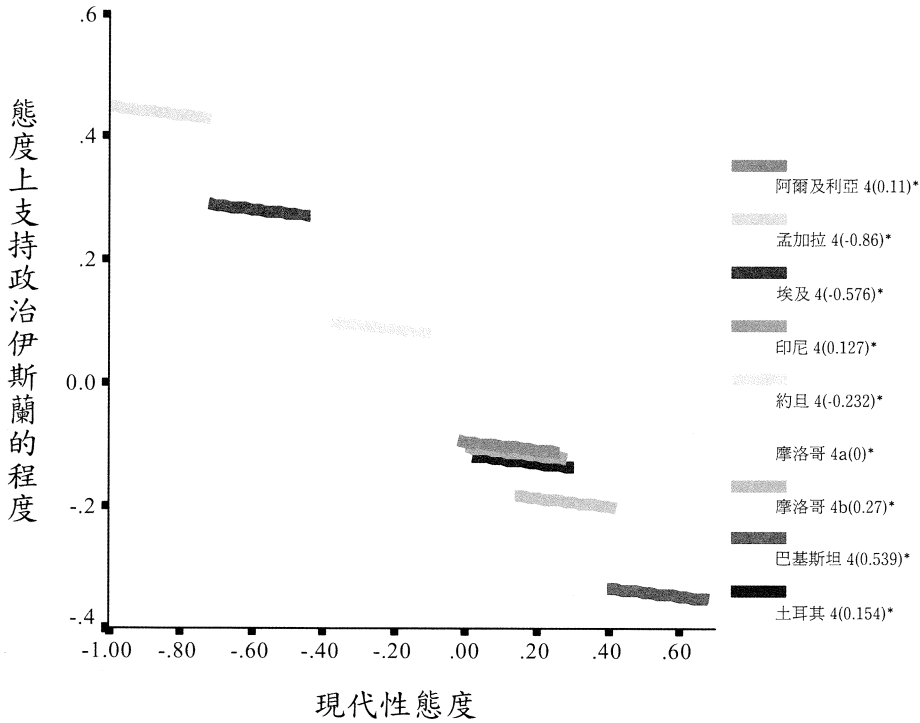


表 14 社會現代化的客觀指標與個人支持伊斯蘭政黨機率的正向關係

| | | | | | | | | | | | |
|-----------------|------|------|------|------|------|------|------|------|------|------|------|
|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美金) | 1500 | 2000 | 2500 | 3000 | 3500 | 4000 | 4500 | 5000 | 5500 | 6000 | 6500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6.1 | 6.6 | 7.1 | 7.7 | 8.3 | 8.9 | 9.6 | 10.3 | 11.1 | 11.9 | 12.8 |
| 國民平均教育水準指標(0~1) | 0.3 | 0.35 | 0.4 | 0.45 | 0.5 | 0.55 | 0.6 | 0.65 | 0.7 | 0.75 | 0.8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5.0 | 5.5 | 6.2 | 6.9 | 7.8 | 8.7 | 9.6 | 10.7 | 11.9 | 13.3 | 14.7 |
| 兩性平權指標(0~1) | 0.35 | 0.4 | 0.45 | 0.5 | 0.55 | 0.6 | 0.65 | 0.7 | 0.75 | 0.8 | 0.85 |
| 支持伊斯蘭政黨的機率(%) | 5.1 | 5.8 | 6.5 | 7.3 | 8.3 | 9.3 | 10.4 | 11.7 | 13.1 | 14.6 | 16.3 |

開放的環境有利於政治動員的組織和發展，增加了伊斯蘭教政黨政治操作的空間，使其能夠提升原本就比較緊密的宗教動員網絡，因而其支持度不降反升。

本節對於影響民眾支持政治伊斯蘭主張或伊斯蘭教政黨的總體層次因素，提供了一套有系統的解讀，全部的摘要可參見表 15。簡單而言，人們的宗教虔誠度增加，並不會使得宗教政治動員或其訴求在社會上變得更有影響力，而政治伊斯蘭也從高度爭議性的議題轉變成社會上一般的共識，惟這樣的共識並不特別具政治性。現代化的發展，雖然會增加政治伊斯蘭成為宗教政治動員訴求的機會，也可能會提升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但從其潛在支持人口的減少來看，基本上這反映的是社會從傳統到現代變遷的正常過程，是一種多元開放的社會現象，而非代表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聲浪大漲。至於真正會使政治伊斯蘭的支持成為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因子，是總體社會經濟及政治狀態的惡化，因為當執政者喪失統治正當性而又不求改革時，民眾會將希望寄託在伊斯蘭的信仰上，雖然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給予了許多利用伊斯蘭信仰來從事政治鬥爭的投機份子很好的機會，但也未嘗不是開展了責任政治的開端—不管是不是伊斯蘭教政黨主政，民眾會依據施政績效來決定政治上所欲支持的對象。

陸、結論

總結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在個體層次上，伊斯蘭信仰確實是政治動員的利器，不管在政治態度或者投票意向上，個人宗教越虔誠者，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越高；此外，現代性特質的高低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然而關於伊斯蘭教政黨的興起，相當大的程度是反應了民眾對於執政者施政的不滿。因此，雖然伊斯蘭信仰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聲浪有密切關係，但將伊斯蘭教政黨或團體的興起全然歸因於文明的衝突，忽略了人民理性監督政府的一面，不但失之武斷，也有妖魔化伊斯蘭信仰之虞。最後，從總體層次來看，穆斯林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態是影響政治伊斯蘭民意支持的最重要因素，社會經濟狀態越佳，伊斯蘭信仰就越不容易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反之，政治伊

圖 6 現代化客觀指標對於個人宗教虔誠度的因果作用之影響
(括弧中的數字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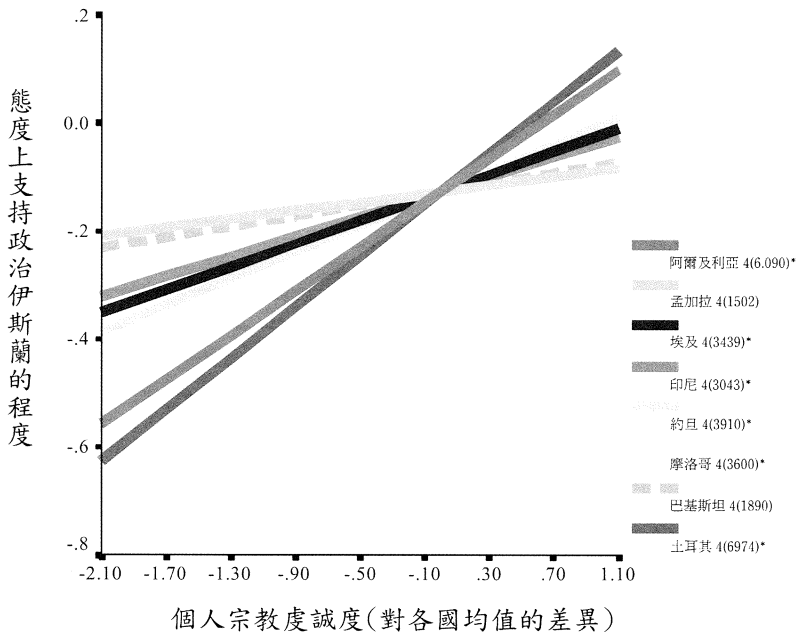


圖 7 現代化客觀指標對於現代性態度的因果作用之影響
(括弧中的數字是國民平均教育水準指標，星號表示斜率顯著不等於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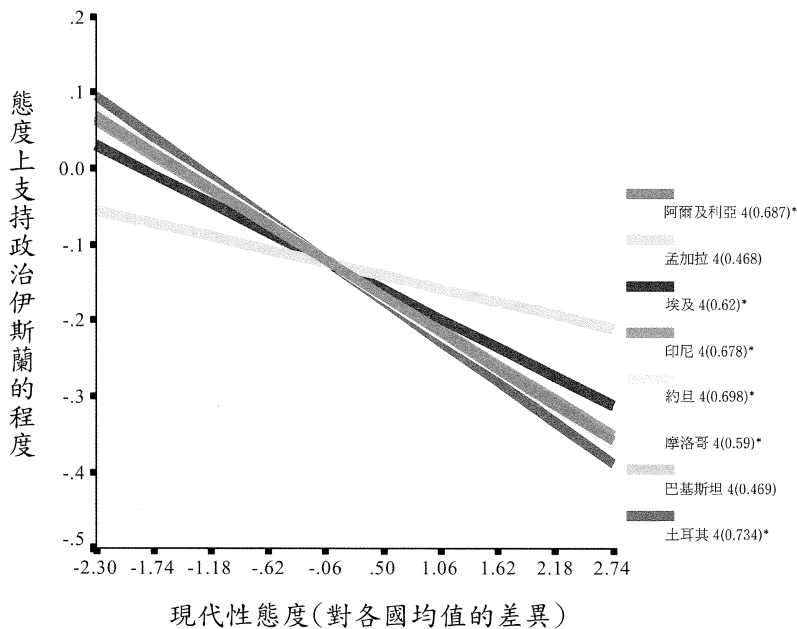


表 15 複層次迴歸分析結果的摘要

| 個體層次 | | |
|------------------|--|---|
| 實證結果 | 內容 | 個體層次的解釋說法 |
| 發現一 | 在態度和行為層面都驗證社會心理學的說法。 | 政治伊斯蘭對於宗教虔誠的民眾具有崇高的道德說服力。 |
| 發現二 | 在態度層面否認理性評估說的說法，但在行為層面驗證。 | 作為一種政治理想，民眾對政治伊斯蘭的支持不受主政者施政績效的影響，可是作為特定政黨的政治訴求，民眾會以責任政治的思維來決定支持與否。 |
| 發現三 | 在態度和行為層面都驗證現代化理論的說法。 | 傾向傳統價值觀的民眾對政治伊斯蘭有強烈的認同感。 |
| 總體層次 | | |
| 社會條件如何變遷 | 對個體層次因果推論的影響 | 總體層次的解釋說法 |
| 社會越來越世俗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增強「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 ● 增加伊斯蘭教政黨在社會的平均支持度。 | 當社會變得越世俗，政治伊斯蘭的議題衝突性 (issue controversy) 也越大，因此會增強支持和反對者雙方的對立，成為政治動員的利器，而增加伊斯蘭教政黨的社會支持度。 |
| 當政治狀態或社會經濟指標越來越差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管在態度或行為層面都增加民眾對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 ● 增強「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 ● 增強「現代性態」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負向關係。 | 當政治狀態或社會經濟指標越來越差，民眾會對於統治者產生正當性危機 (legitimacy crisis) 的質疑，同時也會轉向認同政治伊斯蘭的訴求，而增加對於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此外，這種正當性危機，會放大原先「世俗化與伊斯蘭化」和「現代化與前現代化」的辯論，並轉化成「到底何種政治模型才能解決當前統治上的問題」，因而強化原先支持或反對「政治伊斯蘭」兩方的態度。 |
| 當社會越來越現代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態度上減低民眾對政治伊斯蘭的支持度，但在行為上卻增加民眾對伊斯蘭教政黨的支持。 ● 增強「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 ● 增強「現代性態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負向關係。 | 社會越現代化，民眾雖然對於政教分離的認知會越強，但由於「社會的多元性」(social diversity) 也越高，因而伊斯蘭政黨也比較容易透過多元管道的動員而取得較多民意支持；同時，正因為尊重多元價值本身成爲一種目的，使得民眾更傾向堅持原先支持或反對「政治伊斯蘭」的看法。 |

斯蘭的民意支持度都有明顯的增加。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許多穆斯林國家在過去遇到的難題是民主化和世俗化原則的抵觸，常見的例子是，往往威權統治者一旦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容許反對黨的發展，則最後結果是伊斯蘭教政黨或團體在全國性選舉中取得相當的勝利，招致軍方或者是威權統治者以維護憲法或世俗化原則，來否

定選舉結果並對這些伊斯蘭主義者進行鎮壓和迫害，而引發相應的報復行動 (Zartman, 2001)，這樣例子在土耳其、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約旦等國家都曾發生過。

儘管如此，本文的研究結果清楚指出，伊斯蘭信仰不必然代表非理性的意識型態，而更可能是另一種政治系統的選擇，即對現有政權缺乏國家治理能力、缺乏施政績效的抗議。因此伊斯蘭教政黨的興起，反映的是總體層次民眾對於責任政治的要求，以及個體層次宗教政治動員的有效性，然而伊斯蘭教政黨本身也會受到考驗，因為民眾會以相同的標準來檢驗之。如果主政亦無建樹，如土耳其 1996-1997 福利黨和「真道黨」(True Path Party) 的聯合內閣或阿爾及利亞從 1997 年以來包括「爭取和平社會運動黨」(Movement of the Society for Peace) 和「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 的聯合內閣，則很可能會失去民眾的支持，引發內部的反省，進而產生路線上的轉變或領導者的更迭，這些變化都是伊斯蘭教政黨學習民主政治規範，朝向現代化溫和問政發展的契機 (Heper and Baskan, 2001; Bouandel, 2003)。相反地，如果一味的否定伊斯蘭教政黨的民意支持，甚至持續鎮壓和迫害，則只會引起更激烈的反政府暴力活動，並且強化民間對於伊斯蘭主義者的同情，而無助於民主化的進程和政治體制的健全發展。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對於那些世俗的獨裁者，國際社會應該給予相當壓力，迫使其採取「政治接納」(political accommodation) 的政策，學習如何與反對者分享權力，而伊斯蘭教政黨的勢力大增，西方社會不應視作是「國家伊斯蘭化」前兆，與世俗獨裁者站在一起來剝奪伊斯蘭主義者的合法參政權利，而應該視作社會化伊斯蘭政黨的機會，積極與之交往並以國際社會力量來予以協助和施以壓力，使其能夠增進國家治理能力，尊重國際社會規範，並遵守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如此一來，不但可以減少穆斯林社會中的反西方聲浪，更重要的是，才能真正轉變穆斯林國家的政治體制，跳脫出民主化和世俗化相抵觸的難題，消弭因仇視西方而產生的潛在恐怖活動。

附錄一 政治化宗教傾向的心理測量

在「世界價值調查」資料庫中，有一組四個問題是測量受訪的對於政教關係的態度，將其重新編碼成二分項目後如下：

1. V200 不信神的政治人物不適合擔任公職。
2. V201 宗教領袖可以影響人民的投票的決定。
3. V202 如果公職人員在宗教上都是非常虔誠的話，這個國家會更好。
4. V203 宗教領袖可以影響政府決策。

首先，我們要測試這組問題符不符合「單面向性」(unidimensionality)的假設，利用「全資訊項目因素分析」(Full-Information Item Factor Analysis)來進行二分項目的因素分析，可以發現結果如下：

| 項目 | 難度 | 萃取 | 成份(1) |
|-------------|-------|-------|-------|
| V200 | 0.633 | 0.592 | 0.770 |
| V201 | 1.125 | 0.092 | 0.303 |
| V202 | 0.502 | 0.680 | 0.825 |
| V203 | 1.001 | 0.136 | 0.369 |
| 解釋變異 37.52% | | | |

應用軟體：TESTFACT 4.0

嚴格來說，雖然四個項目的因素負荷值皆為正數，代表「單面向性」的假設成立，但 V201 和 V203 的因素負荷偏低，介於 0.3 到 0.4 之間，只能算是低度相關，因此這兩個項目在測量中的鑑別力是較小的，而測量資訊較多是從 V200 和 V202 而來的。

由於此題組僅有四題，無法進行面向性比較（自由度不夠），而若剔除鑑別力較小的 V201 和 V203，會使測量值基本上成為四分的順序尺度量表。為了增加變異，這裏採用較寬鬆的標準，即四個項目都用來測量，形成一個接近區間尺度的量表，有遺漏值的回答則依近似的回應模式 (response pattern) 測量值估計之。²³

23 關於詳細的作法，請參考 Huang, 2004a, p.282。

附錄二 選取樣本的代表性

根據 2004 CIA World Factbook，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佔全國人口 70% 以上的國家有 39 國，其分佈如下：

| 地區 | 數目 | 國家 |
|-----------|----|---|
| 中東 | 13 | 巴林、伊朗、伊拉克、約旦、科威特、黎巴嫩、安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 |
| 北非 | 5 | 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摩洛哥、突尼西亞 |
| 南亞 | 4 | 阿富汗、孟加拉、馬爾地夫、巴基斯坦 |
| 東南亞 | 1 | 印尼 |
| 非洲(除北非之外) | 10 | 茅利塔尼亞、蘇丹、科摩羅、吉布提、甘比亞、幾內亞、尼日、塞內加爾、索馬利亞、馬利 |
| 中亞 | 5 | 亞塞拜然、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 |
| 東南歐 | 1 | 阿爾巴尼亞 |

由於本文研究主題的是爲什麼穆斯林會支持政治伊斯蘭，因此政治伊斯蘭的概念必須在社會上要具備某種政治的顯著性，即存在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相關組織，又因爲作者提出的「理性評估說」和「現代化理論」兩個解釋說法需要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發展上有最起碼基礎，所以剔除過度依賴石油生產的「食租國家」(rentier state) 和處於極端獨裁或貧窮的國家。綜合這些條件，真正符合的國家剩下土耳其、葉門、伊朗、印尼、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巴基斯坦、約旦、塔吉克、孟加拉等十國，而本文所選取的樣本包括了這十國中的八國，所以樣本應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

附錄三 複層次迴歸分析架構說明

複層次迴歸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組內變異」和「組間變異」所產生的迴歸關係切割開來，避免落入「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 或「原子論式的謬誤」(atomistic fallacy)，前者是指研究者試圖將總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推論直接假定在個體層次為真，後者是指研究者試圖將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推論直接假定在總體層次為真。儘管作者在先前的個體層次分析中已經對各國資料進行了「中心化」的處理，因此表 4 的結果純粹是個體層次的經驗發現，但我們仍有必要將總體層次的變異加入分析，來整體評估「組內變異」(個體層次關係) 和「組間變異」(脈絡效果、交叉效果) 所產生的三種效果為何，為了讓不熟悉複層次迴歸分析的讀者對此統計方法有進一步的理解，請參見表 16 和圖 8-15 的說明。

表 16 複層次分析的架構圖
(各圖都以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的關係為例)

| | | 組內(個體層次)變異的效果 | |
|----------------------------|------------|--|---|
| | | 顯著 | 不顯著 |
| 組間(國家層次)變異的兩效果(脈絡效果, 交叉效果) | (顯著, 顯著) | <p>圖 8</p> <p>社會總體狀態對於個體層次因果關係同時具有顯著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並且在既得資料的範圍內，多數個體層次的關係是顯著的。</p> | <p>圖 12</p> <p>社會總體狀態對於個體層次因果關係同時具有顯著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但在既得資料的範圍內，僅在極端狀態下，個體層次的關係才是顯著的。</p> |
| | (顯著, 不顯著) | <p>圖 9</p> <p>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方向和大小在不同社會總體狀態下都相同，唯社會總體狀態會直接影響依變項在此社會的平均值。</p> | <p>圖 13</p> <p>社會總體狀態直接影響依變項在此社會的平均值，但在各個社會中，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並不顯著，不管社會總體狀態為何。</p> |
| | (不顯著, 顯著) | <p>圖 10</p> <p>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方向和大小在多數的社會總體狀態下是顯著的，不過會隨社會總體狀態而改變，唯依變項的社會平均值在不同狀態下並沒有顯著的不同。</p> | <p>圖 14</p> <p>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方向和大小在多數的社會總體狀態下是不顯著的，依變項的社會平均值在不同狀態下也沒有顯著不同，但當社會總體狀態處於極端時，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則會變得顯著。</p> |
| | (不顯著, 不顯著) | <p>圖 11</p> <p>個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方向和大小在不同社會總體狀態下都顯著且相同，但社會總體狀態對於個體層次因果關係並不會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p> | <p>圖 15</p> <p>不管個體或總體層次，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都沒有任何顯著的關係。</p> |

上面的八種狀況已經窮盡個人宗教虔誠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主張所有複層次迴歸分析的結果，簡單來說，下面的圖中每一條線代表一個國家，其斜率代表該國的個體層次的迴歸關係顯不顯著，若取每條線中點所連起來的直線之斜率明顯不等於零，表示在總體層次上有所謂的脈絡效果，而若各條線的斜率有顯著的變化，代表在總體層次上有所謂的交叉效果。

圖 8 組內組間變異的三效果都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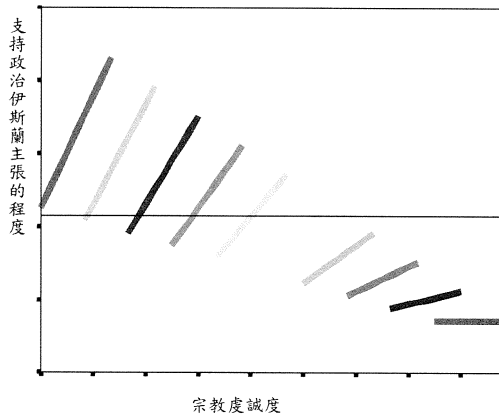


圖 9 組內變異的效果顯著，組間變異的脈絡效果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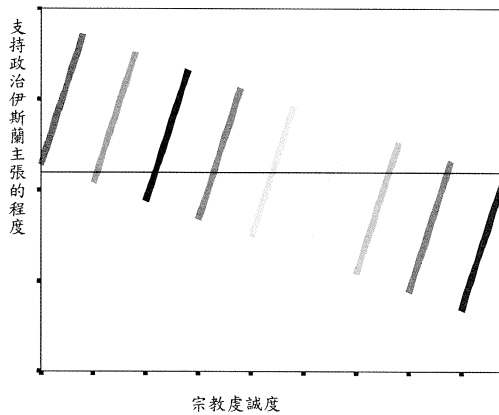


圖 10 組內變異的效果顯著，組間變異的交叉效果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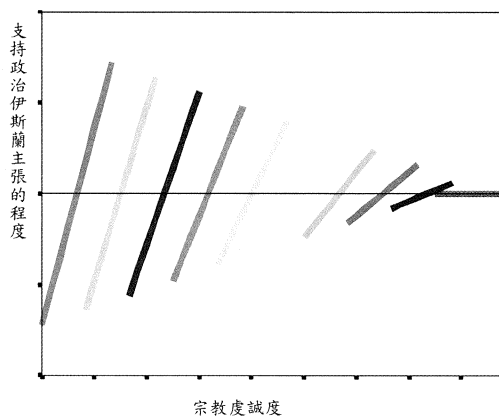


圖 11 組內變異的效果顯著，組間變異的兩效果都不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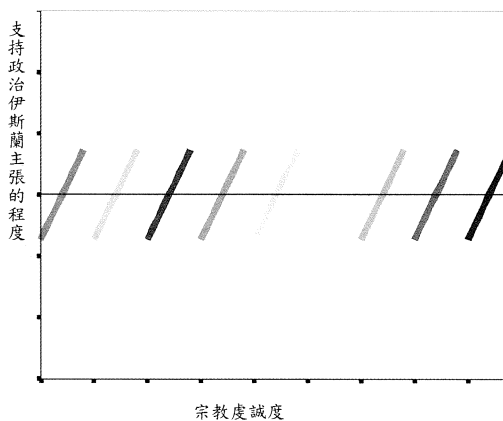


圖 12 組內變異的效果不顯著，組間變異的兩效果都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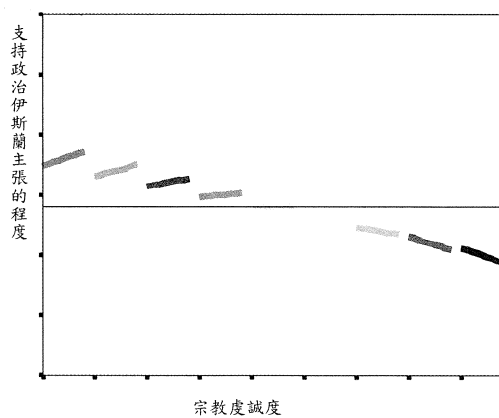


圖 13 組內變異的效果不顯著，組間變異的脈絡效果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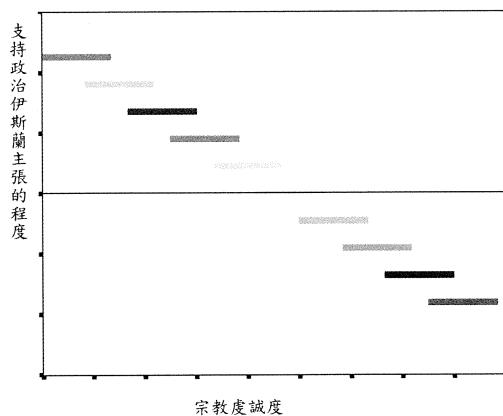


圖 14 組內變異的效果不顯著，組間變異的交叉效果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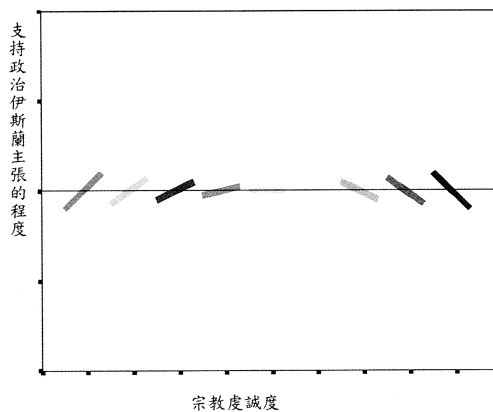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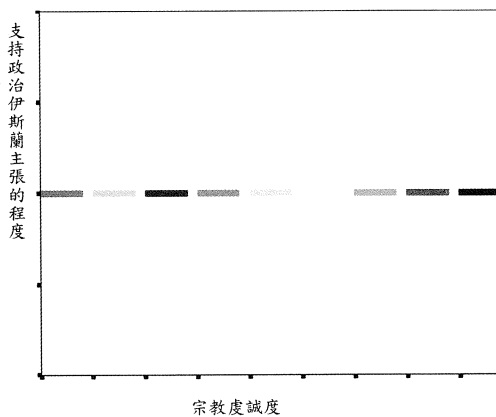


圖 15 組內組間變異的三效果全都不顯著



附錄四 總體層次各指標的選取說明

總體層次各指標的選取，旨在反映本文所要評估的某種社會經濟、政治或現代化發展的狀態。就社會經濟層面來說，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分別是要衡量人民在社會中生產、就業和消費的狀況；就政治層面來說，民主化程度、人權狀態和政府腐敗指標分別是要衡量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基本生活權利以及對政府厭惡的程度；就現代化發展的層面來說，國民所得水準、平均教育程度和兩性平權指標是要衡量人民的生活水準、知識水準和擺脫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程度。雖然上述九個指標並不能窮盡這三個層面可能涵蓋的範圍，而總體層次可用來分析的層面也不僅只有這裏所提的三個，不過在作者的假設裏，不佳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態會削弱統治者的正當性，而現代化發展的落後則會在主觀和客觀上不利於多元社會的形成，兩個分別是對應於「社會滿意度」和「現代性態度」在總體層次的作用。

下面是各個指標的領域以及資料的出處：

| 指標 | 領域(所選取的八個國家) | 資料的出處 |
|--------|-------------------------------------|------------------------------------|
| 經濟成長率 | -0.05%~5.65%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 通貨膨脹率 | 0.6%~82.3%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 失業率 | 2.5%~38%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
| 民主化程度 | -6~8 (最好是 10, 最差是 -10) | PolityIV |
| 人權狀態 | 5.5~3.0 (最好是 1, 最差是 7) | Freedom House |
| 政府腐敗指標 | -1.12~0.165 (最好是 2.5, 最差是 -2.5) | World Bank |
| 國民所得水準 | 1339~6974 美金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 平均教育水準 | 0.38~0.79 (從 0 到 1, 最好是 1, 最差是 0)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 兩性平權指標 | 0.428~0.734 (從 0 到 1, 最好是 1, 最差是 0)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附錄五 「虛假關係」的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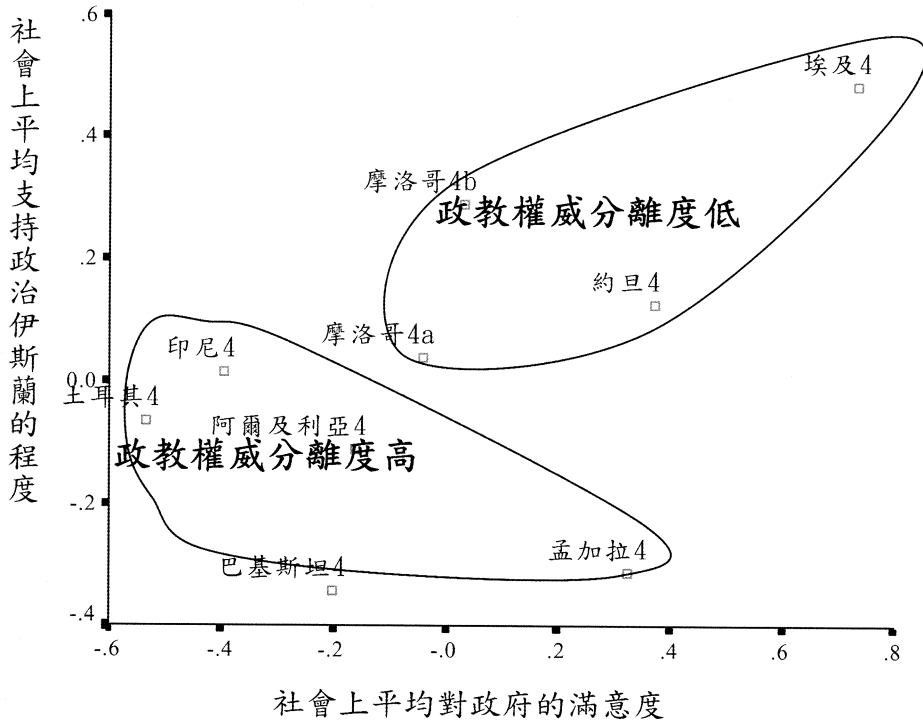
在表 9 中有兩個脈絡效果的發現是違反我們本文的期待，首先是「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正向關係，其次「政府腐敗指標」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反向關係。用日常語言來說，前者指民眾在一個平均對政府滿意度較高的社會，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也會比較高，後者指民眾在一個政府腐敗程度較高的社會，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反而會比較低，兩者都違反「理性評估說」的邏輯。

由於脈絡效果是純粹由「組間變異」所造成的，所以我們可以用二維的散佈圖來檢視為什麼這兩個違反常理的結果會發生，圖 16 是「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和「社會上平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的二元關係。

依據歷史經驗，約旦和摩洛哥在多數時間都是王權獨大的狀態，而兩國國王也都利用君權神授的說法，來形塑政教權威合一的論述，藉以將自己置於一個無可挑戰的權力制高點，便於防止任何具有實質威脅王權的政治力量產生。除兩國之外，自從二次大戰之後，埃及就有宗教控制的傳統，也就是世俗統治者藉由對宗教權威的掌控，特別是「阿茲哈爾」(Al Azhar) 大學，替其政權合法性來背書。這三個國家的共通點是政教權威的分離度較低，統治者都會藉由宗教論述的提出，來防堵的反對聲音的出現，而維繫其統治的正當性。至於其它五國，土耳其和阿爾及利亞軍方向來介入政治甚深，也都自許為捍衛世俗體制為職志，政教權威分離度高，而印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國，雖然不乏統治者以利用伊斯蘭主張會號召，來標榜其道德正當性而行宗教政治動員，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傳統中，都是維持著世俗主義的精神，宗教權威並沒有必然的影響力，相較之下，政教權威分離度也算較高的 (Huang, 2004b: 224-240)。

如果我們姑且接受上面的分組方式，則圖 16 中的正向二元關係，就可以看作是兩組國家所形成的「虛假關係」；特別是政教分離度低的那組，在「社會上平均對政府的滿意度」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兩面向上都有極高的測量值，代表民眾不但非常滿意政府，同時也非常支持政治伊斯蘭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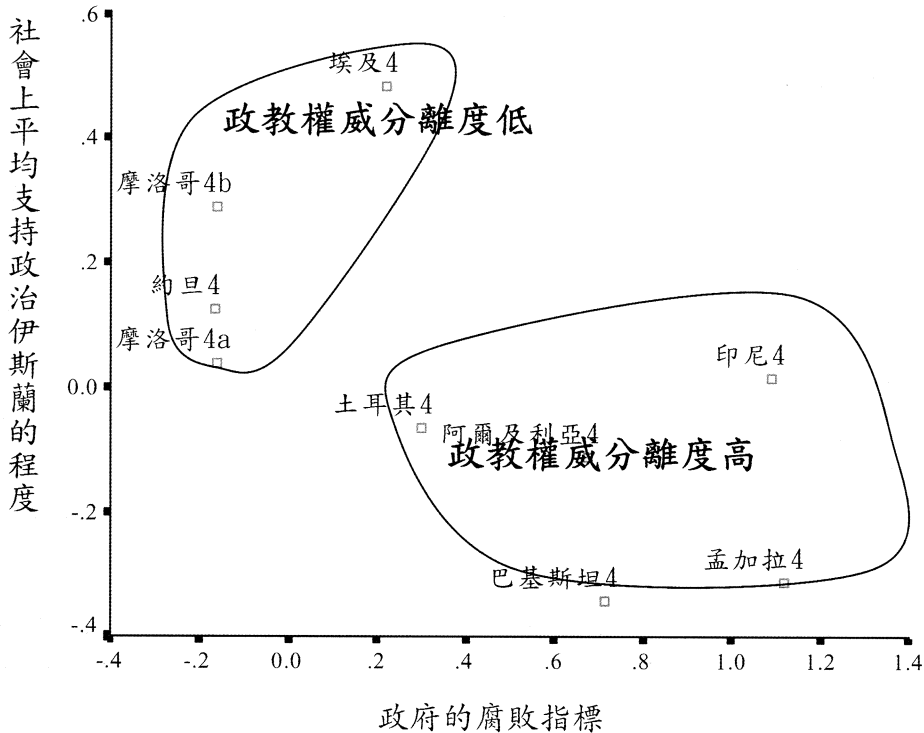
圖 16 「社均社會滿意度」和「社均支持政治伊斯蘭的程度」的二元關係



這點或許可以歸因於這三國長久以來缺乏有力的反對勢力，讓統治者得以同時利用政教二元權威來行專制，不必然反映民眾內心深處的想法。但無論如何，相較於另一組國家所具有的反向二元關係來看，兩組國家所具有的脈絡效果差異相當明顯，而政教分離度高那組所呈現的二元關係，不但符合本文的期待，也與行為層面的發現一致。

利用相同的分組方式，我們可以來檢視另一個違反本文期待的發現，即「政府腐敗指標」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反向關係，如圖 17。很清楚的，圖 17 中的反向二元關係，也可看作由這兩組國家所形成的「虛假關係」，因為政教分離度高的國家，集中在政府腐敗指數高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低的區域；相對的，政教分離度低的國家，集中在政府腐敗指數低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高的區域。因此不難理解，如果政教分離度低的社會脈絡的確可以形塑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人民較滿意政府、政府清廉度較高、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較高，則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也就是兩個與預期相反的

圖 17 「政府腐敗指標」與「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的二元關係



發現，背後真正反映的是兩種政治文化下的不同特質。若具體化形成假設，即「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政教分離度越低，則政府的清廉度越高，人民越滿意政府，因而支持政治伊斯蘭程度較高」，雖然這個假設的內部邏輯需要進一步研究來釐清（比如說為什麼政教分離度越低，政府的清廉度會越高），但從目前資料和實證發現來看，兩個虛假關係的發現背後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

參考資料

Baker, Wayne et al.

- 2004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e Detroit Arab American Study,"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esearch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umich.edu/news/Releases/2004/Jul04/daas.pdf> (擷取日期：2004

年9月3日)

Barnett, Michael

1998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rraclough, Steven

1998 "Al-Azha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slamist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52(2): 236-249.

Bill, James A.

1994 "Comparative Middle East Politics: Still in Search of Theory."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7(3): 518-519.

Bouandel, Youcef

2003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he Case of Alg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1(1): 1-22.

Casanova, Josè

1994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mbretson, Susan and Steven Reise

2000 *Item Response Theory for Psychologist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ntelis, John P.

1997 "Political Islam in the Maghreb: The Nonviolent Dimension." In J.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pp.43-7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iorina, Morris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fez, Mohammed M.

2003 *Why Muslims Rebe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Muslim World* pp.4-6. Boulder: Lynne Rienner.

Heper, M. and F. Baskan

2001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urkey/1961-1999: Toward a Paradigmatic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7: 68-89.

Hox, Joop

2002 *Multileve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uang, Min-hua

2004a Why Do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ight Muslim Societies.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台灣政治學刊》) 8(2): 245-320.

2004b "Why Do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Muslim Societ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published).

Hudson, Michael C.

2001 "The Middle East."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4(4): 801-803.

- Johnston, Ron and Charles Pattie
2001 "Dimensions of Retrospective Voting." *Party Politics* 7(4): 469-490.
- Lust-Okar, Ellen M.
2001 "The Decline of Jordanian Political Parties: 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3: 545-569.
- Maghraoui, Abdesiam
2001 "Political Authority in Crisis: Mohammed VI's Morocco." *Middle East Report*, 218.
2002 "Depoliticization in Morocco." *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5-32.
- Moustafa, Tamir
2000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2: 3-22.
- Nachtwey, Jodi and Mark Tessler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ttitudes Toward Peace Among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 260-285.
- Pipes, Daniel
2004 "It's Not Just Any Terrorism, It's Islamist Terrorism." *Globe and Mail*, Jul. 27, 2004, Page A15.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servlet/ArticleNews/TPStory/LAC/20040727/COPIPES27/TPComment/TopStori>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Robin, Philip
1990 "Jordan's Election: A New Era?" *Middle East Reporter* 164/165: 55-57.
- Royer, Ismail
2002 "US Public Opinion Toward Islam and Muslims after Sept. 11 Attacks." Available at <http://204.187.100.80/english/special-report/opinion2.pdf>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 Scherer, Michael
2004 "Daniel Pipes, Peacemaker?" *MotherJones.com*, May 26,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motherjones.com/news/update/2003/05/we-420-01.html> (擷取日期：2004年9月3日)。
- Shryock, Andrew and Sally Howell
2001 "Ever a Guest in Our Ho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3: 247-269
- Tessler, Mark
2002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Orientations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Four Arab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337-354.

- 2003 "Arab and Muslim Political Attitudes: Stereotypes and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4: 175-81.
- Tessler, Mark and M. Grobshmidt
- 1995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D. Garnham and M. Tessler, eds., *Democracy,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pp.135-16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essler, Mark and Jodi Nachtwey
- 1998 "Islam and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rvey Research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 619-636.
- Zartman, I. W.
- 2001 "Islam, the State, and Democracy: The Contradictions" in Charles E. Butterworth and I. W. Zartman ed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slam* pp.231-244.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eghal, Malika
- 1999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gypt: The Ulema of Al-Azhar, Radical Islam, and the State (1952-9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1: 371-399.

How Do We Interpret the Popular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in the Muslim Societ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Min-hua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Value Survey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of why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in Muslim societies. I apply multilevel modeling to test the hypotheses of social psychology, rational evalu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slam as a religion is indeed a very powerful tool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odernist attitudes also have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however, the rise of Islamic parties to a large extent reflects the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toward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Therefore, ascribing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to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without recognizing people's demand fo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s an unfair argument. At the country level, deteriorating socio-economic or political condi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factor to explain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The implication of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is that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Islam is not necessarily driven by a non-rational ideology and it may represent an alternative choice of political system; nonetheless, as long as the Western world can help the improvement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societies can be resolved even if the latter are under the reign of Islamic parties.

Key Words: political Islam, Middle East politics, religion and politics, political culture